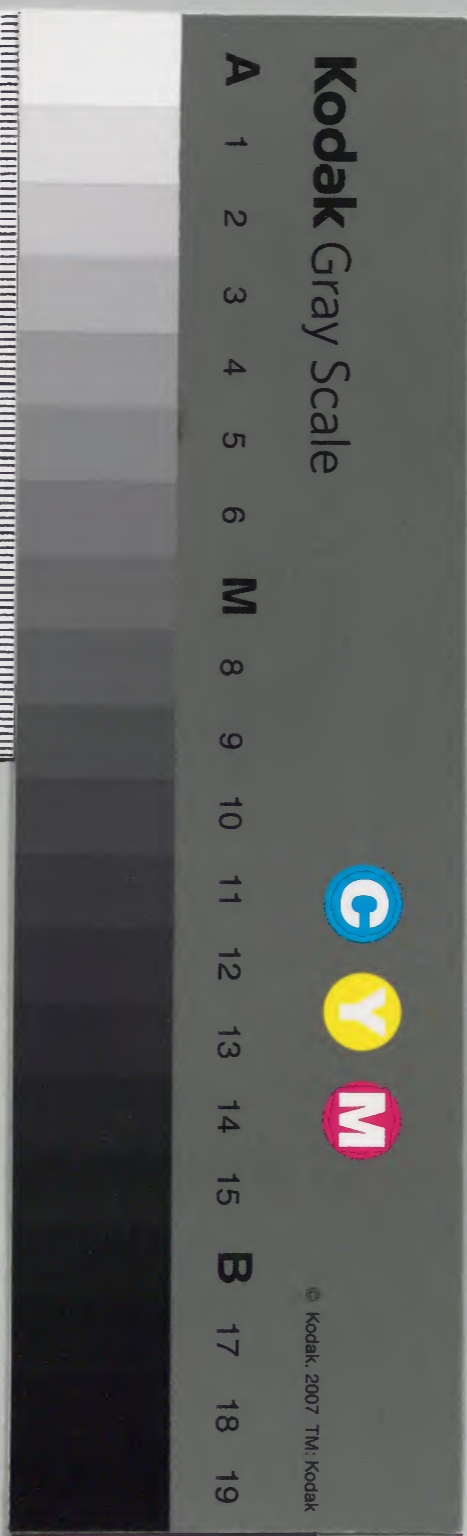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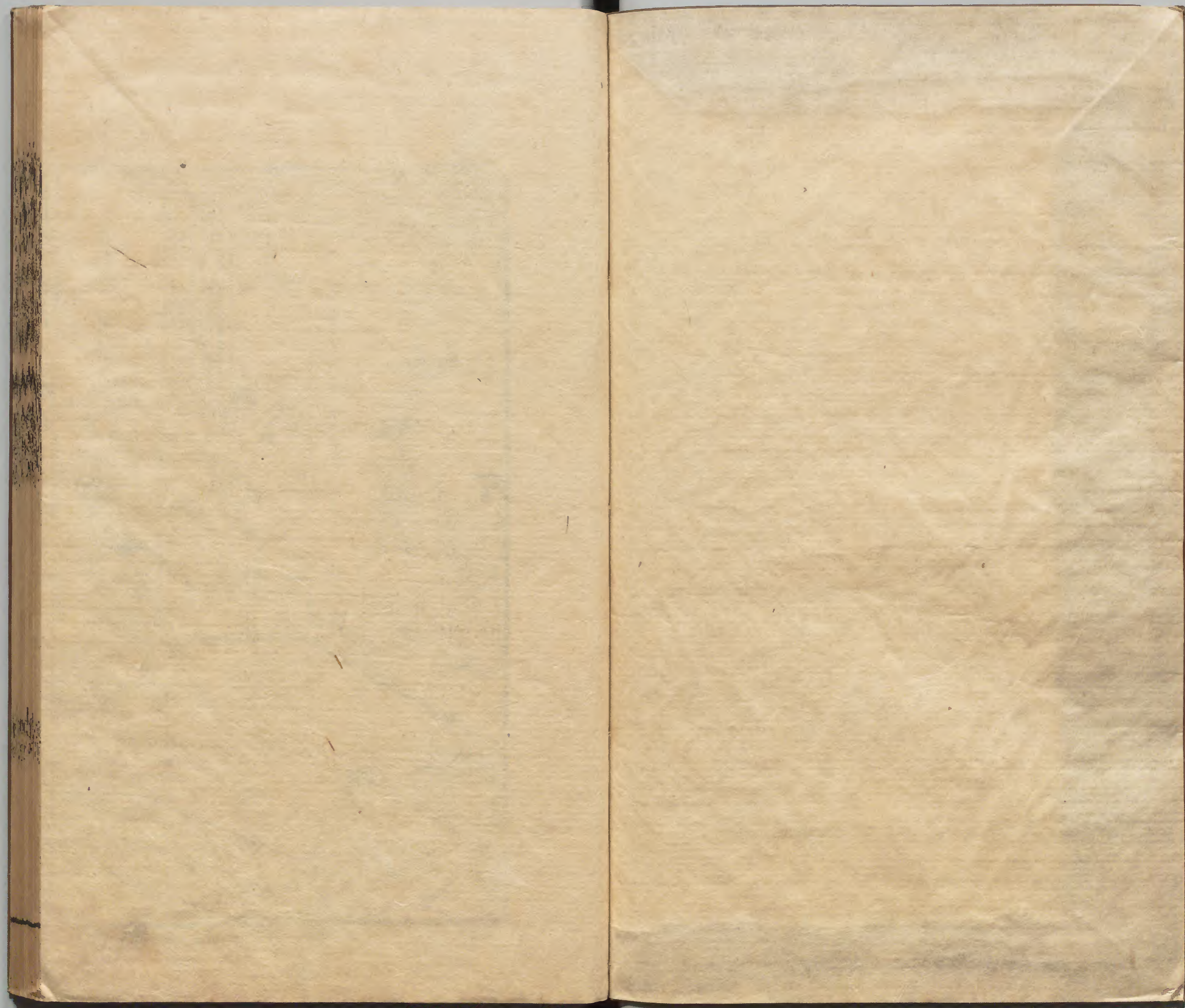


列國志傳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6
冊數	12(6)
函號	附 1 7









晋楚黄河大战

北平山图



楚莊王納言定霸

北平山图

卷之六



養由基隔伏万努



養由基百步穿楊



齊莊王好淫召禍

七平川

卷之六

七



晉魏絳車騎和我

批註列國志

卷之六

七



楚靈王大會諸侯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襄王元年庚午至定公癸丑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伯春秋傳

秦穆公用人從葬

穆公既迎王使入朝乃周大夫召公名過乃召公奭

後代之孫也也召公曰天子時周襄王也以戎狄亂

侵中國今得侯伯征服生民免受其害故遣其以金

鼓來賜侯伯穆公望北拜受厚待召公召公辭歸公

思戎狄來降天子厚賜乃陞公孫枝為破虜將軍戲

真個
虎頭
將軍

謂枝曰將軍年過七旬能奪先鋒以助我征伐成霸
孤欲乘此得勝之兵伐(晉)將軍尚敢掛此印乎枝對
曰大丈夫當立功戰場死且不巳何惧老乎穆公大
悅酒罷退朝子桑以穆公更許巳為先鋒喜不自勝
歸家長笑數聲而死時年七十六歲後人讚曰
子桑當時傑 英勇久馳名 輔霸成功壯
相秦積業深 韓原戰六將 河口接孤兵
似虎生飛翼 如蛟振百鱗 子桑當世傑
英勇久馳名

次日穆公設朝與群臣謀議起兵伐(晉)聞子桑身死

慟情太過遂成憂疾宣群臣入後宮受遺詔群臣既
至公謂孟明日寡人自得百里奚蹇叔威名振于中
原及得先生又霸西戎今欲東征不幸遇疾將盡但
孤歿之後愿公等盡心輔吾太子以定(秦)國可也又
召太子各瑩晉獻公之女所生囑曰吾死之後汝即葬我
於雍今在陝西鳳翔府城東南當以一百七十七人近西戎其族多雜夷狄故死者常用生人陪葬自秦武公卒初用生人從葬至穆公時其俗愈甚遂用一百七十人從有子車氏奄息仲行音杭鍼虎鍼音拚弟兄
三人乃吾平生所善之士亦可使其從葬言罷而卒
年六十九歲乃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也群臣奉

書周
志天
子也

太子瑩卽位是爲康公嗣位承父遺命葬其棺於雍城果以生人一百七十七人子車之三兄弟同葬此三人乃秦國善士及葬之日其一百餘人同入土穴號哭之聲徹于天地聞者莫不酸辛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之詩云

秦風

人之
和國
於瘁

交交黃鳥 止于棘 誰從穆公
子車奄息 維此奄息 百夫之特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桑 誰從穆公

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於楚

誰從穆公

子車鍼虎

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又宋東坡蘇先生題穆公墓詩云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
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

坡仙 物紫 九景 白寬 又足 名烈 士賦 氣

而忍用其良。乃知二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唐人題穆公墓詩

俗入戎風夏變夷 賢如秦穆亦難移
驅良殉葬心何忍 因死傷生義甚迷
怨氣冲天陰慘慘 愁雲結雨冷凄凄
空山草木如含淚 千秋離離覆石碑

史臣評曰

秦穆公仁慈大量禮士尊賢。故能用百里於亡命。

拔蹇叔於老農。其輸粟救晉。信仁之篤。不替孟明。仁賢之週。所以韓原一捷。遂霸西戎。春秋諸侯若此者。亦幾希矣。雖然。終蹈夷風。刻薄殘忍。以至用人殉葬。損陷三良。不能全其終美。以長霸業。可勝惜哉。

却說晉襄公。連喪老臣。又被秦兵所困。君臣恭儉。勵精求治。國中亦無大事。及聞秦穆公卒。群臣皆欲乘喪而征之。獨上卿趙盾曰。不可。秦與晉乃匹鄰之國。自先君謂惠公韓原一戰。連動數歲于戈。今值穆公既死。宜遣使入弔。以通舊日之好。則我國方安。襄公

然之遂令公子昭襄公之弟文公之子往秦弔賀弔

穆公死賀康公立公子昭往秦數月襄公亦病將死

召群臣囑曰吾承父霸破狄伐秦亦足強國今吾將

歿太子名夷皋年幼公等宜盡心輔佐和好隣國不

失盟主可也群臣再拜受命襄公卒次日群臣欲奏

太子即位趙盾曰國家多難不可以立幼主今觀公

子雍好善而長可嗣大位群臣皆莫敢言但曰國家

不可一日無君今公子雍入秦弔賀宜即立太子何

如盾曰宜遣使星夜入秦地迎歸何必更立太子遂

問班部中誰敢入秦者先蔑士會二人愿往盾曰即

多與

與其快馬奉駕往秦二人領駕出朝荀林甫止士會

曰先君言襄公有子而子欲迎他人獨何不省而招

禍乎士會不聽逕投于秦時公子雍正在秦見康公

士會與先蔑隨即入朝告康公曰寡君已歿群臣以

公子賢能故遣某等迎歸嗣位康公曰既然如此我

當以兵送之遂命白乙丙引五千兵同士會等送公

子返國公子謝恩出朝望絳而進畢竟後來如何

批 先見賊板之孝

秦晉令狐大戰

却說襄公夫人穆羸也日抱太子靈公也在宮中號

舍嫡嗣不立而外求

畏偪

泣聞秦送雍將至乃抱太子出朝謂趙盾曰先君何罪嫡嗣不立而在外求君言罷放聲大哭拋子於趙盾身上曰先君囑爾奉事吾子今其言尚未絕耳而爾遂背君乎今日不立吾兒吾之子母有死而已遂退入宮趙盾恐懼抱太子謀于卻缺卻缺曰事急矣不立太子則吾等受禍盾曰吾已先遣士會往迎公子雍矣何可再立太子缺曰速遣人止之忽人報秦兵送公子至董陰晉地名矣盾忙會集群臣立太子嗣位是為靈公朝賀已畢盾謂同僚曰國家既立新君不可更受秦兵入城誰敢領兵出拒秦兵者荀林

甫先克二人愿往盾遂調二人各引本部拒秦二人來至令狐晉地名在河東遇秦兵下寨士會不知其故乃親來見林甫林甫以事告士會睜目視曰議接公子又是汝等所為又立太子而拒我乎遂拂袖而出林甫止曰公乃晉臣何以為秦乎會曰我受詔往秦迎雍則雍是我主秦為我靠豈可背義而忘舊乎遂出歸寨林甫曰士會不肯歸晉來日必成交鋒不如乘夜去劫秦寨方得勝勢先克然之遂令二軍披掛分兵至于秦寨至當三更二人殺入營門秦人不防備慌忙無措白乙丙見營中火起與士會雙馬殺

受秦 秦則 宥也 不受 寇也

出先克迎敵。闔十餘合。林甫大呼曰。公普士會字不宜太痴。何不脇力。攻秦而返。士會在馬上荅曰。我接公子。而又反攻秦師。非義之事。决不敢為。荀公休怪。今日却無朋友之恩耳。遂拍馬來攻林甫。林甫麾進諸軍。秦兵有甲無戈。有弓無箭。自相驚跌。死者甚衆。士會見勢不能抵。遂與先蔑擁公子雍奔秦。林甫與先克追至剗首。晉地名斬却秦兵百餘級。公子雍亦死于陣。盡奪器械而還。趙盾大喜。大宴二將。林甫謂盾曰。昔者狐射姑奔狄。趙孟盾之字曾念同僚之義。還送其妻子。今士公普與先蔑與吾儕。亦有同僚之

先人 有春 心之

契執義奔秦

契執義奔秦。故亦請還送其家屬。盾曰。伯靈林甫之字重義。正合我意。遂令衛士護送。二家眷屬于秦。却說士會引敗兵奔康公。康公大怒。遂欲起兵伐晉。士會諫曰。不可。晉用趙盾為政。有卻缺先克等為將。不可輕舉。臣觀夷臯靈公之名自幼舉止無常。日後必然失德。不能久容。趙盾姑俟數年。待其君臣猜忌。然後伐之。無有不克。康公然之。却說楚穆王與群臣商議政事。大夫范山奏曰。吾聞晉喪諸將。其主又幼。可令大將領兵伐晉。以報城濮之仇。晉服則北方可圖矣。穆公然之。遂令闔宜申即子西也為元帥。闔越椒闔伯

敬

比之孫子文之子為先鋒。大發精兵五萬伐晉。出東門。下大夫大心。子玉之子夜入中軍。來見子西曰。昔吾父與元帥。城濮戰敗成王。欲殺元帥。令尹子文也力諫。方免。今元帥將兵伐晉。晉有趙盾為元帥。卻缺荀林甫為大將。倘戰不勝而歸。元帥能保其死乎。子西點頭曰。吾知之矣。大軍進屯狼淵。鄭地即今在潁州縣鄭穆公聞楚兵伐晉。使長子龍。次子堅。部兵出守。一面差人報晉。晉侯聞之。使箕鄭甫為中軍。元帥士穀佐之。先都蒯得為左右隊。梁益耳為先鋒。發兵救鄭先克。先且居之子進曰。趙孟乃功臣子孫。不立

便直
行事

所向
蓋前

為元帥。又何立箕鄭甫乎。晉侯遂以趙盾代鄭甫為元帥。使鄭甫為副將。鄭甫心怨先克。但在出征。不能報怨。趙盾召集諸軍號令。前往狼淵。哨馬報楚兵打入狼淵城。擒去鄭國二公子。趙盾大怒。促令三軍速進。楚人聞晉兵至。擺開陣勢。以候廝殺。趙盾調先鋒交戰。楚將闞越椒出馬。戰不十合。趙盾麾大軍齊出。楚兵不能抵敵。披靡大敗。趙盾拍馬殺入楚陣。救轉鄭公子。斬首千餘級。鄭甫見趙盾建功。全不出兵助戰。獨先克卻缺二將。殺去接應。盾方得全勝歸寨。乃重責箕鄭甫。梁益耳等之罪。送還公子。拔寨班師。箕

鄭甫與梁益耳謀曰。此事皆由先克所致。不斬此賊。誓不爲男子。是夜潛入西寨刺死。先克軍士知覺。報知趙盾。盾欲斬此數人。卻缺曰。不可。箕鄭甫與士穀。刺得四人共黨。若在此斬。必然激變。不如佯爲不知。待歸朝賞罰之際。一網可除。盾曰。然。大軍遂班師。見靈公曰。箕鄭甫以下四臣。故違軍法。臨陣不救。擅殺部將。合該處斬。以戒將來。靈公大怒。令收箕鄭甫。梁益耳。士穀。蒯得四人。同斬于市。追贈先克爲中軍大夫。以其子先穀復其原職。自是國人皆畏趙宣子之威嚴矣。詩云。

果有威嚴

宣子威名如夏日

守公秉正立當朝

同僚相見心神碎

隣國聞知膽氣消

却說楚元帥闔宜申。敗兵將近歸楚。自思大心之言。恐被穆王所誅。乃密呼部將屈仲歸告曰。汝能爲我效一力乎。仲歸曰。元帥鈞旨。唯命是從。申曰。我今敗兵而歸。楚王必然見責。詐病不朝。倘楚王來問疾。子伏中軍帳下刺殺。楚王別立新君。我奏陞汝高官。有何不可。歸諾申。卽具病表。以上楚王果出問病。命至中軍。子西全不出接。左大夫伍參。怵諫曰。宜申乃喪師之帥。雖病在身。敢自矜傲。君王此必有詐。我王不

病倒

可進中軍。令搜之。果見屈仲歸。挾短劍伏于帳下。楚王大怒。令武士斬宜申。與仲歸而回朝。詩云

人臣得罪唯聽辟

懷逆謀君笑子西

盡虎不成空展爪

反教六尺被誅夷

却說秦康公。聞晉楚交兵。而晉國將士自相戕擊。召士會議論伐晉。士會曰。晉之謀士獨趙盾懷遠。臣聞盾與蒯得等結仇。乘其國亂而伐之。一舉而晉可滅。康公然之。遂令西乞術為先鋒。先蔑副之。士會為參謀。自督精兵二十萬。殺奔羈馬。晉邑名而來。羈馬守臣史駢堅閉不出。連夜入晉告急。晉侯靈公議論遷

都。趙盾止曰。秦兵乘吾國多亂。故起兵犯界。如若遷都。必然見怯。請得兵五萬與臣。必破秦矣。公然之。遂與兵五萬。趙盾率兵至羈馬。問史駢何不出戰。駢與盾曰。秦兵遠來。糧料必不相繼。但深溝高壘。待其糧盡而回。然後擊之。可得全勝。盾然之。使荀林甫卻缺范無恤趙穿。盾之從弟各引本部兵分守四門。毋得浪戰。自與韓厥胥申。日季之子三人朝夕巡監城池。秦兵不能攻戰。畢竟如何。批守是上策。晉士會自秦逃歸。

秦康公問士會曰。晉兵堅守不出。我之糧盡難以久

持必用何計以決勝負會曰臣聞趙盾之弟名穿者
乃晉侯之壻靈公之婿自幼輕狂不知兵事今聞趙
盾使其守東門若使人在東門辱罵穿必出戰一破
東門則三門俱陷破晉必矣康公悅日夜使人在東
門辱罵趙穿受辱不過來告趙盾曰養兵練將正在
備敵大兵今與秦相持堅閉不出非大丈夫所為耳
爾等不戰我即引本部開東門迎敵矣趙盾再三誠
之穿始歸守東門是夜秦兵又在東門辱罵趙穿不
稟中軍時趙盾為元帥引副將史謙殺出被先蔑與
西乞術雙馬夾困在城下趙盾與晉臣正在中軍議

國殺
國可
國可
國可

厥有
威氣

事忽聞納喊振天哨馬報東門守將被困盾忙令諸
將一齊殺出秦兵勢弱不能抵敵披靡大敗晉兵追
至河曲晉地收軍正欲班師忽一人突入轅門告趙
盾曰趙穿故違軍法擅出東門元帥不斬示眾是私
其弟也眾人視之乃趙盾府步軍韓厥也眾皆為之
惶恐盾乃改容曰韓厥直言無隱義能服眾喝令斬
趙穿然後班師眾將以趙穿為晉侯之婿元帥之弟
皆下跪保全趙盾不許諸將再三哀丐曰此亦其部
將史謙同罪乞斬史謙足可示眾盾又不許韓厥亦
曰元帥可從諸將之保方斬史謙答趙穿罷其官職

大軍班師歸朝。晉靈公大悅，重賞諸將。趙盾告靈公曰：韓厥直言無隱，義能服眾。臣請以中軍元帥讓之。韓厥辭不敢受。靈公遂拜韓厥為左司馬，使趙盾趙穿各復原職。後人有詩云：

韓厥秉公無避勢

趙宣服義肯辭名

二臣皆是晉邦傑

高出庸夫茹忌心

二人謝恩出朝。趙盾歸而喜曰：晉有韓厥，吾不憂矣。其從臣公孫杵臼進曰：元帥以韓厥為晉國砥柱，不知士會狐射姑為晉國之禍患也。盾曰：然則若何程嬰曰：程嬰亦是盾之從臣，公為正卿，宜會同僚謀返。

二子

士會與狐射姑

則晉無所慮。盾便欲入朝會議。

嬰曰：士夫愛惡不同，不可在外會議。只可托田獵為名，請韓厥卻缺、魏顆、犇之子三大夫，令獵于諸浮。

絳州城

此處會議，事方不洩。盾悅，即令嬰請諸將次。

日回家，賓主會於諸浮。酒方半酣，盾告三人曰：士會

在秦

狐射姑在狄，二者終為國患。何以謀之？林甫曰：

賈季

狐射姑之字也。功臣之子，狐然子也。士會晉之

智士，二人雖有大罪，不可久逐于外。可令人請還，然

賈季在狄，一請便歸。士會在秦，秦伯知其賢，能必不

不肯放，必須設計誘之，方得其還。盾問要用何計，忽

吃酒
木按
公事

從治
余的
李即

一後生從旁出曰吾有一計能挾士會而歸眾人視之乃魏顥之子魏犇之孫下軍裨將魏壽餘也看曰伯齡壽餘之字有何計策餘曰吾單騎入秦詐降秦伯誘士會而歸顥曰吾兒不能成此功而歸必斬汝壽餘受命而往眾人皆散獨趙宣子與數從者在後行至首山河東地界桑林下見一餓夫盾召而問之餓夫曰吾乃齊之儒生姓靈名輒官學在絳州三年囊金殆盡又沾饑病所以採桑於綠野臥不能起盾恤之令取壺飧酒飯遺之輒食而懷其半盾問其故輒曰吾有老母在故留奉母盾謂左右曰此孝人也

又賜金帛酒米而歸

史臣有詩云

綠畝桑穰二月初

趙盾田獵獨歸時

壺飧不哺濟靈輒

他日何人出禍危

却說魏壽餘單騎奔入西秦遍訪士會先蔑國人皆曰先蔑已死士會已為中軍叅謀矣壽餘入朝告康公曰臣乃晉功臣魏犇之孫今晉國趙盾為政欺傲同列前者羈馬一戰趙穿違法歸朝反責臣之父故父令餘特來投降康公問士會真否壽餘私自攝士會之足會雖奔在秦然心亦思晉見壽餘攝已足暗知其行計救已歸晉乃詐告康公曰晉人多詐此必

口吃
飯秦回

壽餘詐降若是真降必湏以何物獻功壽餘忙出文
書獻曰明公能收壽餘愿以魏之土地獻為進身之
功昔魏壽餘之祖畢萬從晉獻公伐魏故以地陽畢
封其子孫世食其邑魏地即今但臣眷屬在魏士會
晉樞臣知其道路乞以士會同臣保取家屬歸秦然
後與兵收魏康公大喜遂令士會從壽餘取家眷士
會詐曰晉人虎狼也倘知臣過晉擒臣刺之則臣之
妻孥在秦者主公又殺之無益于君徒斃于已臣不
敢往也康公不知士會為詐乃曰卿宜盡心而往若
得魏地重加封賞倘被晉公留住送還家口左大夫

確
亦
壽

繞朝諫曰不可此晉人恐士會用于我國故使壽餘
行詐以挾其歸耳康公不聽士會與壽餘慌忙跑出
繞朝扣其馬以馬鞭贈士會曰子莫謂秦國無人但
秦君不用我言子持此鞭速回若遲回則禍至矣士
會拜謝上馬望河東而進史臣有詩云

策馬揮衣古道前
休言秦國無名士

殷勤贈友止絲鞭
曾奈康公不納言

二人走離咸陽行數日忽有一枝兵儻住前路壽餘
視之乃趙盾之子趙朔也三人下馬相見餘曰子何
早知朔曰吾奉父命引兵前來接應三人喜不自勝

怡如
相植

入朝見靈公士會肉袒待罪群臣正議論間報狐射姑自狄逃歸靈公各赦其罪使復原職秦伯亦令人送士會之妻子而歸趙盾曰國家多亂皆由文武不和今士會與射姑既歸主公宜定例諸臣之爵自今以後各抱忠義務要和睦以輔邦家然後定盟以會諸侯諸侯服者懷之違者征之則恩威兼著而先君言文公之霸可續矣靈公善之於是封趙盾為左班上卿荀林甫為次卻缺為下魏顆為右班上卿韓厥為次士會為下卿其餘文武各進一級大宴群臣畢竟後事如何

批 晉國弓人馬

楚莊王納言定霸

酒至數巡忽報周大夫尹聘啟至靈公召問來故聘啟曰國家自襄王頃王嗣位六年朝綱大政皆是周公闕周公後代之孫名闕與王孫蘇專秉今頃王已

崩闕與蘇爭政不立新君國中無主故吾來告授于盟主繼文公之業興師以定周亂則諸侯誰敢不服于晉靈公問于群下趙盾曰昔者齊桓晉文皆由定天子而服諸侯今晉為中國盟主不可不救靈公遂令趙盾以平周室盾至成周洛陽也率群臣立頃王王名班即位是為周匡王奏匡王赦闕與蘇之罪仍

大名
號

北平刊自志傳

卷之六

十五

復二人原職且曰公等解下朝權由天子自裁務宜
和睦以輔周室再有鬪爭吾卽興兵來伐周公閱與
王孫蘇皆唯唯受命匡王重禮趙盾趙盾辭歸正是
足馬入安天子位片言能服大夫心
趙盾自是威名振德義高超出晉臣
趙盾旣平王室歸告靈公曰王室旣定速傳檄以會
諸侯然後以議征討公悅令胥申引五百壯士築盟
壇于晉楚界上遣使通告諸侯約本年八月會盟胥
申引兵築下盟壇早有人報于楚是時楚穆王已歿
其子莊王各旅卽位三年不理國政築九層之臺於

下
案

後宮左坐楊姬夫人懸鍾鼓於座右終日好樂而戀
色自子文已死鬪克以下因進諫被誅者七十人
群臣皆畏緘不敢再諫及聞晉會諸侯上大夫伍參
下大夫蘇從相謀曰主上耽淫酒色不理朝綱今晉
將會諸侯必然圖霸此事奈何蘇從曰食君厚祿處
于高位愛其死而不謀其君非忠臣也二人侵早入
朝莊王正擁二姬而坐擊鼓鳴鍾歡笑自若蘇從諫
曰臣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亡曹不用僖負羈而
敗桀殺關龍逢而夏滅紂誅王子比干而商喪此二
天子兩諸侯拒諫亡國之明鑒今主上嗣位三年好

樂荒政。屢誅諫臣。臣聞晉會諸侯。欲吞荆楚。臣荷國恩。而食君祿者。此豈敢自愛。而忍國亡乎。愿我王納臣之諫。罷鼓鍾。而絕女色。總朝權。以圖政治。則社稷生民。不勝幸幸。莊王聞蘇從之諫。意欲斬之。但念其為先朝老臣。不忍殺之。但默然不答。伍參見莊王不納蘇從之諫。乃從旁進曰。臣昔奉使過曹。見一大鳥。集于枯桑之上。荆棘圍繞其樹。而此鳥竟不飛不鳴。臣問牧夫。為何鳥也。牧夫對臣曰。此痴鳥也。臣問其為何名。痴鳥。牧夫曰。此鳥集于枯樹三年。四圍荆棘漸長。將刺其身。而此鳥竟不飛不鳴。此非痴鳥而何。

蘇武
善諫

莊王悟曰。此鳥三年不飛。飛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大夫以痴鳥比寡人。以荆棘比國亂耶。遂拔佩刀。斬斷鍾鼓之懸。屏退楊越二姬。便理國事。史臣有詩云。伍舉蘇從楚諫臣。閉邪陳善愛君深。片言一引當時事。激起冲天大鳥鳴。潛淵讀史詩云。

鐘鼓闐闐禱美姬。諫臣不激冲天鳥。

莊王心志正昏迷。楚國焉能霸晉齊。

莊王既納二臣之諫。絕鍾鼓之音。遠美人之色。謂二臣曰。寡人失道。以致好樂耽色。幾于亡國。感二子之

今而
後不

准子
是听
者有
如日

諫便加臣為正卿同理國事蘇從辭曰臣才力卑微不能練達治體臣舉一人乃德行兼全才能俱備海寧人也姓薦名叔孫敖王若圖霸必舉叔孫敖為政可也莊王大悅遂令安車駟馬聘得叔敖入朝王問其何以治國叔敖曰治國莫若報仇吾楚東征西討威振荆襄自城濮一敗喪師二十萬國勢漸弱不能復霸中原今大王欲復先王霸業整理朝綱必先伐晉以懾諸侯然初年闢宜申伐晉兵阨不能遂其大志今朝之兵必須先伐鄭國以報狼淵之仇然後長驅入晉中原唾手矣莊王善之遂拜叔敖為令尹范

山蘇從伍參闚越椒等各加級大發精兵伐鄭早有
人報知鄭穆公穆公令堅守城池差人往晉求救是
時晉靈公自會諸侯國中頗見太平靈公遂殆其志
重斂民財在後宮築九層之臺盡飾金珠寶翠三年
不能成功民亦多有勞力死者右大夫荀仲山林甫
之弟與靈公奕棋仲山乘機諫曰臣能壘十二棋子
于下又加九鷄子鷄子鷄卵也於棋之上公曰九鷄
子加于十二棋上豈不危哉仲山曰明公築九層之
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社稷之
危有甚於棋子者矣靈公大怒遂推棋局下大夫屠

危子
對基

岸賈音古進曰。仲山妄議國政。廷辱當今。合該處死。公遂令荀仲山詔言。自今再諫者滅族。於是諸大夫側目相視。不敢強諫。靈公謂岸賈曰。人身者何物。最靈。賈曰。六根之妙。莫靈于眸子。眸子眼之瞳子也。雖毫毛不能掩蔽。公悅。後于桃園在絳州築高臺。與岸賈各挾一弓。打鳥為辭。詔許下民聚觀。湏臾臺下百姓。蟻聚觀。彈。靈公與岸賈交放彈丸。單打百姓之眼。百姓能避者少。其不能避者。雙眼盡被打落。百姓號哭。振天。靈公大笑曰。人皆有眼。汝不能避。尚何哭耶。今再哭者斬。百姓奔歸。少頃膳夫宰夫掌烹宰之人。

進熊蹯。熊掌也。靈公食之未熟。即令押出斬之。趙盾

與士會在朝外。詢問其故。膳夫哀告其事。趙盾止之。遂携士會入諫。畢竟如何好。突又好。彈又好。咳。

晉靈公怒逐趙盾

士會曰。我先入諫。倘不見納。則子然後繼之。盾慌。士

會即先入諫。時靈公見士會單身入朝。知其進諫。伴

為不知。士會進伏于溜。溜中堂之地也。公曰。下卿士

會為右班下卿。為何議論。會曰。臣非有他故。但愿我

主愛民理政。憂國去讒足矣。靈公大慚曰。此寡人之

過自。今當從卿言而改之。士會頓首曰。人誰無過。但

三諫
伏

龔

改為善。明公改過實社稷生靈之福矣。遂謝恩出朝。士大夫各相慶賀。次日靈公復遊桃園。打彈如故。趙盾聞知。慨然嘆曰。吾為國家正卿。坐視君為無道。豈忠臣乎。遂具表往桃園進諫。靈公覽其表曰。進諫臣趙盾誠惶誠恐。稽首再拜上。奏。臣聞先王尚德。故列土而表親親。末世角力。特效謀以呈勇。勇竊觀列國之中。我疆最強。諸侯之眾。吾晉獨盛。蓋論姓則與周室同宗。談霸則與秦齊並駕。故勲著王家。桓公輔周而東遷。世主夏盟。文公敗楚于城濮。及至襄公接霸。光振先人。兵出崤山。擄孟

慨切

明而威播西。上甲屯箕。邑斬登雲。以名動羗。胡赫赫彬彬。可謂善繼志。而能強國者也。奈何列國未服。諸將先終。君幼嗣位。國勢奄奄。秦楚縱橫於外。不能拒敵。群臣妬忌于中。未得靖安。正主公憂勤惕厲之秋。宵旰戒懼之時也。然而廢弛。乾綱崇臺。是務戕賊民命。打彈是圖。只思金壁熒煌。以娛目下之歡。不知塗膏暴血。終釀未來之禍。且萬民為國家根基。斬刈如同草芥。六諫乃朝。廷股肱。誅戮譬若螻蟻。此皆讒佞在旁。蠱惑聖明之聰。奸淫近側。醞釀晉邦之咎。是以臣悼國有累卵之危。

不避斧鉞之戮。冒死而進。伏望尚德崇仁。遠奸滯。而理國政。立綱陳紀。親忠諒以馭朝權。黜罷臺榭。警戒遊玩。外服秦楚。中合諸侯。丕霸功以紹先業。宏太猷。以振中興。則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靈公覽罷大怒。便欲殺之。先殺與屠岸賈密諫曰。不可宣孟。趙盾之字為國正卿。主公殺之。恐招訕謫。不如姑納其諫。令一力士刺之。庶幾不得誅大臣之過。公然之。受盾諫章。許其次日聽政。趙盾出。靈公問誰可行刺者。岸賈曰。臣保西衛壯士。姓鉏名麇者。其人膽畧驍勇。如使之行刺。其事必成。公悅。遂召鉏麇賜

其酒食而往。麇挾匕首。短劍也潛入趙盾之家。時當

齊五鼓。盾整衣冠。正欲趨朝。天色未明。坐而假寐。不脫衣而坐者謂之假寐鉏麇搶入庭前。正欲投劍。見盾

整衣端笏。坐寐待旦。乃退而嘆曰。趙宣孟。宣孟盾字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殺民之主。為不忠。承君命而不能就。為不信。不忠不信。何顏立於天地間哉。遂觸槐樹而死。靈公知鉏麇行刺不成。憂懼事洩。岸賈曰。因事就計。方可有成。主公許趙盾。今早入朝。不如詐宴。以酒使甲士埋伏于門外。趙盾果然入朝。靈公曰。孤承卿等之諫。今日出朝聽政。合宴文武。然後議事。群

噤夫

齊人問 齊人問 齊人問 齊人問

臣再拜就宴酒過五旬趙盾右邊引車之士名提彌明者知有伏兵乃歷殿階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而已今酒過五爵非禮也遂扶趙盾而出靈公逐惡大而筮盾趙盾嘆曰棄人用畜雖猛何為提彌明搏殺惡犬倒戈來攻甲士甲士四起彌明力戰而死趙盾失却右邊引車之士步走出朝忽一人扶起右輪逃

出城外盾問曰汝何人也其人曰吾乃桑中餓夫承公之德今日故來相救不通姓名而去盾曰此齊人靈輒也須臾盾府中甲士漸漸追至擁車逃出城外趙穿聞盾被難遂率本部殺入中朝靈公知之走入

桃園趙穿趕入園弒之滿朝文武及城中百姓皆怨靈公無道及趙穿兵變眾皆不救所以被弒史臣有詩云晉國山河莫可儔 靈公失德近亡侯 築臺廢盡生民血 打彈宜枯百姓脾 野廢農桑無所恤 邊生烽火不知愁 倉皇禍起蕭牆內 身入桃園遂弒休

東屏先生讀史詩云 颯颯秋風九月天 桃園戈甲孰知先 靈公一伏亡軀劍 趙孟何能脫趙穿

既而趙盾聞靈公被弒荒忙轉朝時朝中群臣議論

良史書法尚在

紛紛盾告同僚曰國家多亂皆因主幼今文公少子
名黑臀音豚年長且賢合奉嗣立庶幾國亂方息六
卿皆然之遂奉黑臀即位是為成公群臣朝罷散歸
岸賈密奏成公曰趙穿弑先君靈公皆趙盾所謀主
公何不斬此一賊以戒將來乎成公怒賈曰先君失
德皆汝匹夫蠱惑趙盾亦被汝害念汝先朝老臣姑
赦汝罪尚敢鼓舌以惑我岸賈滿面羞慚而出一日
設朝斬却趙穿謂群臣曰鄭被楚圍既久若不速救
難以圖霸六卿然之遂令趙盾為元帥盾辭曰臣年
已老智畧不如荀林甫愿以元帥讓之成公許之更

趙不地境

以荀林甫為中軍元帥先穀為先鋒先穀先軫之子
士會趙朔為左右翼郤克郤缺之子欒書欒枝之子
佐之留趙盾守國親率大兵十五萬即日出城行至
扈鄭地名是夕成公卒于軍中荀林甫欲搬喪班師
韓厥曰不可大兵救鄭不幸喪君而遽還是長敵國
之志而墮吾霸也莫若遣兵送棺歸國與趙盾定君
三軍直抵救鄭方可班師眾皆然之韓厥遂奉喪歸
國與趙盾奉其子各孺嗣位是為景公時國中諸大
臣皆從出征趙盾獨任政事累成憂疾而死史臣有
讚曰趙盾存忠立晉朝 秉公持義濟國強

武官

功名烈振先人德

卓出當時傑者儔

守畢者

却說救鄭之兵至黃河哨馬報鄭城被楚困久救兵不至已出降於楚楚兵亦將北歸矣荀林甫問於諸將士會曰救之不及再戰何益不如班師以俟再舉林甫善之遂命諸將班師

晉楚黃河大戰

前鋒先轅曰晉能霸諸侯者以其扶傾救難故也今鄭被難大軍坐視而不救非惟墮霸亦失列國來服之心也元帥必欲班師轅愿率本部以建大功遂捨山中軍引本部兵濟河與魏錡趙旃趙嬰趙括五將

承之
內其
足合

來追楚兵趙朔告林甫曰先轅不惧軍法濟河追楚

必然被其挫動前鋒若不速救兵必大敗林甫遂令

大軍濟河屯敖鎬地名在滎陽縣以待交鋒却說楚

莊王之兵班師已至邲鄭之地名聞晉兵追至眾皆

驚懼下大夫伍參伍奢之父曰昔吾楚遭晉兵敗於

城濮今日正是報仇之際何不乘勢一戰以削舊恨

楚王曰孤本欲滅晉爭奈初與鄭戰將士勞苦我欲

漸收軍與之蓄養操練然後再來晉兵既來追我今

不得不戰遂調大軍轉屯于管城下寨忽聞寨外聲

大振哨馬報知晉先鋒挑戰楚王令勿出敵叔敖曰

身之從改署新
改來核而北之

不可吾聞晉用荀林甫為中軍必不能服眾先穀為
先鋒矜傲不和乘其三軍未集而速擊之必得勝勢
楚王大悅遂令大軍拔寨出敵先穀正在陣上挑戰
楚兵奄出大殺一陣晉兵不能抵敵望本陣逃走楚
兵鼓譟追至敖鎬林甫荒忙無措但令三軍退濟黃
河當時獨有士會先知晉兵必敗令副將韓穿鞏朔
備得遊船八百艘安於河口以防接應其他並無準
備及大軍俱敗十五萬兵一齊挨到岸口舡隻又少
各要爭先上舡互相攀扯連船溺死者五十餘艘楚
將伍參沈尹闢越椒一齊殺至其攀舡扯槳者盡被

舟上之兵揮劍亂砍其手掌落於河中片片一似飛
花號哭振天楚兵亂殺一陣死屍填河河水為之不
流後人有詩云

舟翻巨浪連帆倒
可憐數萬山西卒

人逐洪波帶血流
盡喪黃河作水囚

楚兵亦不來追但奪其器械衣甲奏凱而還晉兵及
登西岸止存八百餘騎步軍不滿二萬林甫引敗兵
還見景公景公欲斬荀林甫群臣力保曰林甫先朝
大臣雖有喪師之罪皆是先穀故違軍法所以致敗
主公但斬先穀以戒將來足矣何必妄斬林甫哉公

大戎

者六

也而

又後

林甫

以重

林勝

平

然之遂斬先穀復林甫原職命六卿治兵練將以圖報仇群臣各散却說先穀乃屠岸賈之黨每欲作亂以專朝權只憚趙盾威嚴不敢行出至是趙盾已死先穀被誅岸賈欲謀盡殺趙氏出朝謂韓厥曰趙盾弒靈公歸不正罪其子趙朔從征喪敗又歸罪于先穀不斬趙朔何以懲衆厥曰趙穿弒靈公何于趙盾之事且黃河一敗皆先穀之咎趙朔何知子欲妄殺功臣子孫爭奈後世公論不容何岸賈知韓厥不附已謀拂袖而歸韓厥知岸賈之謀趨報趙朔令朔準備朔曰岸賈乃朝廷嬖幸之臣必欲殺吾吾不與敵

可憐

天意

但子決不絕我趙氏之祀韓厥泣曰吾自幼蓄于爾家感爾之恩貴而忘賤荐我大位與爾父秉公協力共佐邦家縱使讒臣陷子吾當保全子之家祀二人號泣而別及天未明岸賈果率各衛甲士圍趙氏之宅趙朔趙屏趙嬰趙同趙旃一家老幼盡被誅戮獨有趙朔之妻乃晉成公之妹有孕在身走入晉朝官中居數月生一子岸賈聞知令搜宮中朔之門客程嬰欲保全其子問計于友人公孫杵臼曰日子以死節立孤二者孰難嬰曰何謂立孤何謂死節杵臼曰岸賈必欲遍搜趙氏孤處若有人肯抱此孤而逃以

作他國謂之立孤。若又詐以他子獻之，以當其罪，是為死節。嬰曰：然則死節誠易，立孤實難。杵臼曰：君為其難，吾為其易。程嬰曰：吾為者當何忍？累子。杵臼曰：吾與子皆趙孟之門客，各受其恩。今遇主大變，豈惜一死而使趙氏絕祀乎？程嬰再拜謝之。遂以已子付與。杵臼詐抱逃入山中。程嬰藏匿其孤。時岸賈求趙氏孤，處急。程嬰乃入城都，大叫曰：有能與我千金者，即教其趙氏孤處。岸賈聞知，即召嬰問其故。嬰曰：公孫杵臼者，與吾乃趙宣子之門客。宣子生平厚白而慢我，故杵臼抱其孤而逃。我所以來告岸賈大

殺
孤
真

悅賞嬰一千金，令士卒入山並斬公孫杵臼。與趙氏詐孤，其不知真者，乃程嬰鞠育為子。岸賈盡殺趙氏國中橫行，群臣皆側目，不敢相視。却說楚王得勝班師，大賞群臣。令尹孫叔敖奏曰：昔吾在城濮之敗，皆因圍宋而致。宋所恃者晉國而已。今晉兵大敗，若吾鼓兵伐宋，宋滅。晉孤中興之盟在楚為主矣。楚王大悅，遂發兵圍宋。宋自成公被楚圍，得晉文公救解之。後國勢微弱，成公已歿。子昭公名杵臼亦亡其弟名鮑立是為文公。聞楚兵大至，文公欲出城降楚。左司寇樂呂曰：昔者宋遭楚圍，得晉解困。今不告求于晉。

而便降楚他日晉兵問罪將何以對公曰何以處之
樂呂曰只宜堅守速遣使往晉求救公曰誰敢往晉
右大夫樂嬰齊出班愿往公諾嬰齊披掛殺開血路
投晉告急時晉景公正恨前仇便欲起兵救宋下大
夫伯宗曰不可鞭策雖長不及馬腹晉自敖鎬一敗
喪兵十五萬至今將疲國虛楚之兵勢甚銳焉可與
敵景公曰若不救宋焉能圖霸伯宗曰不如遣一能
言之士告宋且勿降楚詐稱我兵將至楚聞吾之救
至必然解圍若不解圍操兵練將救之不晚公悅遂
問誰能往宋忽一人自外進曰臣愿奉使往宋畢竟

天方

其人是誰 玄 孫 孫 孫 孫 子 可 為 人

晉解楊出使不屈

公視之曲沃人也。姓解音蟹名楊字聲遠。眾皆曰。聲
遠抱忠心。不貪大位。執古道。不求名譽。非此子則不
可往也。景公許之。解楊遂與宋使辭謝出城。將至衡
雍鄭地名忽有數十遊騎奄至。問是何人。解楊以其
實告。遊騎遂擄解楊而去。宋使樂嬰齊尚差三五里
聞知。遂匿林中。方得脫難。原來此數十遊騎。乃楚王
差出打探者也。遂囚解楊來見楚王。楚王見解楊峩
冠博帶。顏色端莊。又且聞其名譽。乃親出轅門。釋其

綁縛延入中軍。賜坐問曰：大夫欲往何國？吾左右不識，高士冒犯行軒，萬希恕責楊亦知其挾已，乃正色而告曰：臣奉寡君之命，往寬宋氏教，其堅守城池，不可出降。楚王曰：大夫乃高明之士，懷仁慈之德，此回入宋，萬望改晉侯之命，教宋公出降，免致屠陷生民，豈不美哉？解楊對曰：大王倘不納三國之怨，解圍班師，庶免刀兵不動，果欲圍宋，臣當入宋報知，使其堅守城池，操練士卒，以待吾兵一至，然後與大王交鋒焉。敢改命而令出降乎？伍參從旁出口，解楊抗拒吾主，何不梟之？楊視參曰：人臣事君，知奉其令而已，何

謂抗拒？楚王笑曰：聲遠之言是也。然吾治兵百萬圍宋，三匝宋城，陷于目下，大夫更令勿降，則是徒苦生民而已。煩大夫一言教宋公出城降楚，免却全城之命，亦大夫之德也。解楊本欲不從，然在其掌握之中，不得不從。乃詐許曰：諾。于是楚王厚宴待之，令高車駟馬送解楊至宋城下，密令將士守護，不與入城。解楊至城下，大叫宋侯。宋侯在城上相見，解楊躬身謂宋侯曰：吾乃晉大夫解楊是也。奉使來告汝國，且勿降楚。吾晉之救兵不日將至矣。楚之將士聞解楊不改舊辭，齊喊一聲擁解楊而去。宋文公急令亂箭下

空諸樓車

案著
有信
臣下
後獲
劣死

射楚兵奔走有步軍養由基駕上勁弩望宋公滿射一箭宋公應弦落馬倒翻城下諸將救入朝去却說楚兵捉解楊來見楚王楚王責其改辭之罪喝令斬首解楊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奉命為信臣職在晉故但知奉晉侯之命而已豈敢改命而布大王之令乎楚王立命斬之解楊脫衣伸頸了無惧色孫叔敖曰解楊辭氣慷慨有忠臣之風况人臣奉使各為其主乞大王赦之楚王俛思良久令整衣冠賜其車馬而還後晉杜預讀春秋左氏傳至此有八句讚曰解楊豪傑士重義若丘山奪帥吾知易

生書

推威却不難 精金堪百煉 璧玉可重全
雖蹈虎狼穴 執辭不變顏

唐人姚鵠有詩云

楚戟林林困宋時

解楊出使只單騎

堂堂正氣威難屈

耿耿丹心勇怎欺

款曲安能摧虎豹

盤桓談笑傲鯨鯢

人臣止信行君命

生死鴻毛總不知

解楊既出叔敖曰可令速攻緩則晉之救至矣楚王然之傳令四門急攻毋得休停城中糧米皆盡薪水俱無百姓餓死者如山積至于易子以食言不惡自食

其子則與他人相換其子殺而食之折骸而炊就折
死人之骨爲薪而燒號哭之聲振動天地時宋公又
被養由基射中一箭不能起朝聞楚兵攻城甚急百
姓又饑乃謂下大夫華元曰城池將陷救兵不至吾
豈忍困百姓哉汝可出城令楚兵暫退一舍我當奉
表出降華元從城上弔下來見楚王王問來故元曰
敝邑受圍日久城中易子而食折骸以炊寡君不忍
以虛城而陷百姓將率文武出降然城下之盟不敢
奉命乞退兵三十里姑容奉表出降楚王惻然嘆曰
噫此寡人之過也遂令退屯三十里次日宋文公與

楚師
方莊

群臣素服銜璧膝行至軍門楚王親扶而起左大夫
潘崇進曰宋既納降遷其舊主滅國而還可也楚王
曰齊桓晉文皆能繼絕所以成霸宋既納降足矣何
必滅其社稷遂受降表使其君臣復治宋國但不許
更事于晉宋公君臣拜謝歸朝大軍遂班師此楚莊
王之好處也後史官有詩云
春秋列國相吞併
絕滅山河若等閑
宋室既傾如反掌
大哉楚子保人全
楚王既班師歸國大宴群臣俱各陞賞居數月周王
定王也頃王已死子匡王立
六年而崩其弟立是爲定王
差使者至楚子迎入此

七年
十一

人畢竟是誰。為先君步成。予而已。楚氏不好哉。
養由基百步穿楊

楚王迎入使者。問其來故。使者曰。今有伊洛。一水名
在河南之戎。胡人陸渾。胡人之姓大王有兵二十萬。

圍周甚急。欲奪江山。天子以大王伐晉服宋。威振中華。故遣臣來告急。乞大王與兵。定周滅戎。以安中國。楚子令退姑容商議。周使出楚子問于群下。叔敖曰。齊桓晉文能霸中夏。皆因尊周攘狄故也。今周王有戎狄之亂。大王掃清胡虜。以安王室。則中國歸盟矣。楚子善之。遂欲興師救周。叔敖又曰。胡人全以弓弩

山林

為強我南人。不慣弓矢。今欲征胡。必先操演騎射。擇其能射者為先鋒。方可出兵。楚子次日出城操軍。令三軍擺為左隊。不必操演長鎗短劍。但試弓弩。懸先鋒印一顆于轅門。有能連射三箭中紅心者。即許掛之道。猶未了。閃出一員大將。頭戴勇字盔。身披黃金甲。挽弓駕箭。望紅心連中三矢。眾軍喝采。原來闔班之子。子文之孫。姓闔名克黃也。楚子見其連中三矢。喜不自勝。曰。還是將門之子。遂拜克黃為先鋒。便掛其印。忽前軍隊中。閃出一將。身穿唐猊甲。頭戴鉄兜鍪。大叫克黃。留印待我來掛。眾視之。乃潘黨之子。潘

崇之孫前將軍潘旭音匡走見楚王曰三箭中紅心此兵家之常何足為勇臣能一箭貫透七重鉄甲吾王如不信許臣試之楚子令諸將各卸鉄甲疊作一重令潘旭射之潘旭挽滿鉄背弓架上鑿山箭離鉄甲五十餘步端射一矢直透七重鉄鎧衆軍鳴金喝采連箭帶甲獻上楚王楚王大悅遂取先鋒印與潘旭潘旭正欲掛印忽步軍內閃出一卒身高八尺膊濶一圍來見楚王曰一箭貫七札此特兵家之勇何足道哉教場前有一樹楊柳臣請先射鉄甲再射垂楊乞以此印與臣掛之王問其名姓叔敖進曰

穿揚
射
聽平

此臣部下小卒姓養名由基昔日箭倒宋公正此士楚王大怒曰無名小卒敢與大將爭權喝令斬之叔敖諫曰不可自古名臣顯將皆起于卒伍今大王欲募騎射征胡何拘其出身卑小也楚子息怒令由基試之能則掛印不能則斬由基兜起奄心甲架上連珠箭去鉄甲八十步端發一矢直透鉄鎧鼓角齊鳴衆軍喝采由基又引弓去楊柳百步大叫曰吾此一箭不射柳樹第一榦第五枝之第三葉立誓不爲人道猶未了弦响箭到果然第一榦第五枝之第三葉楊柳穿箭而落三軍看見各各失色搖頭叔敖令

取鉄甲與柳葉獻上曰夫克黃三箭中紅心則明有餘而力不足潘旭一矢貫重鎧則力有餘而明不遠由基百步穿楊一箭徹甲兼二子之能先鋒必須此人可做楚王大悅遂用養由基為先鋒後人有詩云

拂拂東風動綠楊

由基試罷向沙場

一弦穿落枝頭葉

百步威名在此揚

楚子以叔敖為元帥由基為先鋒以克黃潘旭為左右隊伍參沈尹為保駕留闔越椒守國大發精兵二十萬望成周而進對虜營二十里下寨却說陸渾大王正攻周成聞楚兵大至今部將馬光壽馬光吉二

不詳

人挑戰楚令前部副將子反名側字子反即楚王之族迎敵闔上數合未分勝負兩下收軍各歸本寨次日由基親自出馬挑戰只聽一棒鑼响戎陣推出一員大將豹頭燕額虎項狐睛使一柄開山斧渾似半月離雲坐下一疋紅鬃馬恍若天神下降由基視其旗號乃陸渾大王之子繡麒麟也由基挺鎗大罵胡狗不遵王化反敢擾亂中華若不速降教汝種類不留綉麒麟聞知大怒更不打話拍馬直取由基由基輪鎗抵架戰至五十餘合不分勝敗綉麒麟接住銅斧架滿神弓望由基左目射之早被由基瞧破從馬

眼快
手快

批言及國志傳 卷之九
下翻身右手搶箭即挽弓回射麒麟之目麒麟亦在
馬上躲過又抽箭望由基之額連發三矢由基縮頸
避過馳馬搶下三箭大罵胡狗焉敢在吾根前戲弄
手段乎綉麒麟正荅荅之間却被由基偷射一箭中
於馬膊馬失前蹄麒麟翻落由基橫槊便刺麻光壽
殺出救起楚將亂殺一陣斬胡人五十餘級兩下收
軍次日綉麒麟換馬又出由基正欲出陣叔敖忙令
小卒止之由基入告正欲廝殺元帥又何止之敖曰
吾知戎兵今日有備故止之少頃哨馬來報有二枝
戎兵伏于翠雲山在河南府城西北下見吾兵不出

箭茅
中權
後勁

今即引歸叔敖笑曰果不出吾所料又數日由基問

曰吾兵遠來久不決戰恐糧盡必悞大事叔敖然之

令取成周河南府山州地名也之地與岳與蘇從遍

觀一夜從曰常用狼煙破虜之計次日召集諸將謂

曰滅戎定霸在此一舉汝等此回進前決戰者重賞

如退而畏縮者腰斬示眾諸將皆唯唯受命叔敖即

令左軍都護沈尹引兵五千抄出陸渾山在河南嵩

縣不許交鋒只宜顯張旗幟詐稱劫戎大寨又令右

軍都護伍參曰此去陸渾山前有地名駱駝崗亦在

嵩縣其處要險無樹木縱橫十五里皆是蘆葦草汝

引本部兵一卒要狼烟鉄銃十口五卒爲一總十步
置一總橫列一字障擺于岡尾但見戎兵殺至方許
舉起狼煙令養由基逆戰克黃潘旭副之又令子重
子反各引五百壯兵轉運箭矢于崗之東南以備應
用諸將奉計去訖次日綉麒麟又來挑戰由基出馬
大罵胡狗再敢出馬挺鎗便刺一人戰至二十餘合
又無勝敗綉麒麟謂由基曰汝能躲射又能避我流
星乎由基曰兵器乃將家之用何所不能麒麟按住
銅斧取出流星銅鎚縱橫拋舞要打由基由基又用
一枝鎗左回右抵鎚並不能近身槌打鎗處渾若流

狼烟
一放
馬並
直出

星射月鎗架槌處一似巨蟒爭珠二人又戰十餘合
亦無勝負少頃一起小卒在麒麟馬後報曰楚兵已
劫我取大寨矣麒麟更不戀戰殺回家救寨由基緩
緩追之戎卒拔寨且戰且退至次日丑時歸至駱駝
岡口楚兵鼓譟而追是時天色未明咫尺不能相通
伍參聞戎兵將至崗下先發一砲數萬狼烟一齊舉
火聲動山岳火焰漫崗戎人只靠馬上廝殺此馬行
却一日一夜又餓困乏及聞狼煙銃响一齊驚跳戎
兵盡翻岡下烟霧漫山楚兵斬之如刈草芥綉麒麟
荒忙殺轉由基在火光中端射一箭麒麟落馬衆手

斬之由基與潘虺立于岡口逃出者一人一箭其不能出者盡喪狼煙火中號哭之聲振聞十里二十萬將卒盡死于駱駝岡下詩云

赫赫狼煙十里紅

戎兵戰馬躍驚空

駱駝岡下東風起

助起由基滅寇功

由基截住岡口沈尹伍參又從岡尾殺回收盡鉄甲器械然後班師叔敖謂楚子曰不可遽回要朝天子獻戎俘方表攘夷安周之功楚子然之遂收戎人首級入周來朝不知後事如何

批 不逞強 此岡即破虺麒麟

考故
為宰
能用
典刑

闔越椒謀反被誅

周定王大宴楚子賜其彤弓寶劍命為侯伯得專征伐楚子再拜謝恩出朝定王又令大夫王孫滿賫金帛十車往楚寨犒勞三軍楚子素有吞周之意未敢動兵及王孫滿至相見禮畢各叙殷勤楚子問曰吾聞武王伐紂遷九鼎于周成王定之于郊廓吾並不知其輕重與大小然其鼎輕重大小可得見與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也昔者禹王鑄此九鼎以鎮九州及至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及後紂王暴虐失德鼎又遷歸于周成王定之于郊廓卜世三十歷年七百

應步之 王改 有改 修然

封承 長松 何荐 以類至

今來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

默然再不敢問 史臣有詩云

九鼎相傳三代承 興亡係德不由輕

楚莊謾起吞周意

天命還從姬氏親

潛淵讀史詩云

夏禹方亨盛德初

九州牧伯貢方圖

收金布物昭王業

鑄鼎象形鎮帝都

遷徙不緣輕重處

興亡專係亂姦時

奸回楚子休相問

八百蒼姬未可私

王孫滿勞軍已畢相辭出寨楚子遂令班師歸朝却

子文 家種

說楚大夫鬬越椒乃子良之子子文之侄也楚國故

家大臣獨鬬氏最盛鬬越椒常怨莊王不陞已官謀

欲作反至是大師征戎遂與族弟鬬班子文之子商

議謀反鬬班不從曰夫我鬬氏世受楚國爵祿此乃

喬木老臣焉可背反哉越椒見班不從恐其洩露已

謀及拔劍來斬之鬬班大叫曰伯棼伯棼越椒之字

欲謀反耶吾恐鬬氏之鬼絕祀矣言未訖頭已落地

矣越椒既殺鬬班遂率本部將卒伏于皋澣楚地名

待楚子班師以候殺之楚軍歸至皋澣越椒橫鎗勒

馬振甲披袍殺出截住王駕莊王認得是越椒不知

廿八

案心
箭亦
良

其由乃問曰伯棼欲何為耶越椒大罵無道昏君我
欲誅汝守國潘廙從旁捨出來斬越椒越椒更不戀
戰抽一勁箭直望楚王歸慢射之楚王躲過其箭貫
於車蓋王車之蓋越椒又抽一矢望王心胸射之楚
王又躲其箭直透重鎧孫叔敖以王旗麾進諸軍養
由基拍馬來取越椒二馬戰上十合潘廙夾攻越椒
措手不及被由基斬于馬下楚令無收降卒盡斬于
皋澣時闞克黃子文之孫在軍中從征見越椒謀反
被誅荒忙跪於駕前請罪伍參曰一人作反九族當
誅乞大王盡滅闞氏之族以戒將來楚王曰闞伯氏

去草
不去
根草
當絡
復生

子文之父與穀於菴子文名有大功于楚豈忍絕滅
其祀參曰越椒作反克黃諒其必知大王何必念舊
楚王問克黃知其謀反否克黃乃奏曰臣不知也但
臣聞越椒初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臣先祖子文知
其必滅闞氏命其父子良除之其父不聽臣又聞臣
父卽班為諫其勿反亦被所誅至于今日果然覆宗
絕祀臣不敢辭死楚王惕然曰子文真賢人也吾豈
忍絕其祀乎下令獨留克黃以存闞氏之祀令大將
養由基引本部兵圍闞氏之族無分老幼盡行勦滅
不留越椒之子名苗賁皇走降于晉後人有詩云

闔氏原為楚世臣

越椒何事苦謀心

逆師一戰亡皋澣

身死家亡祀亦傾

楚王班師歸朝抽越椒二矢之箭視之狼牙為根豹

齒為鏃鋒銳不可當乃召克黃問曰越椒此箭為何

而得克黃曰此先君闔伯先從先王楚文王伐戎收

此二箭號為穿將鵠箭名一射能抽出人之肝臟故

臣先祖藏之以為家寶至此越椒謀反盜而用之**楚**

王聞其說解下衣袍血浸重鎧慘然自覺驚懼是夕

病死時**周**定王十六年秋七月上旬甲戌也群臣奉

其子各審嗣位是為共音恭王史官讀曰

家寶 幾枚 未族

猶存 周年 号

春秋五霸

齊晉為強

地甲中土

其勢莫當

嗟嗟熊楚

僻處荆襄

欲盟列國

阨不能昌

召陵戰敗

城濮竄亡

屢舉屢困

獨守南方

卓彼莊王

異出父祖

納諫任賢

修文演武

一戰鄭下

再征宋舉

敗晉黃河

赫振軍旅

攘狄安周

寧我中土

續成霸功

紹起祖武

威振當時

名傳萬古

又評曰

公案

七年... 卷之六

四十一

五霸之中楚常爭長然值中國有人不能逞志至
于莊王改過納忠禮賢從諫故聽蘇從伍參之言
輒屏女色鐘鼓之樂文臣叔敖武用由基四戰遂
成春秋之末霸者宜哉 四 臣之於君也 一 霸

晉程嬰立功自刎

楚共

音恭

王卽位封叔敖爲上卿養由基爲殿前大

將軍其餘將佐各加一級叔敖曰我國初霸宋鄭始

叛晉而來歸宜以德禮綏服凡有凶吉互相弔賀今

先王初喪宜遣使報知于二國共王然之遂遣使入

宋鄭報喪早有人報知于晉時晉景公自邲一敗國

中兵耗糧盡每欲興兵報怨爭奈卻缺士會荀林甫
數箇老臣皆相繼而死是以數年以來君臣歛手而
待雖鄭宋背盟降楚亦無奈何至是聞楚莊王卒欲
謀興兵復霸韓厥進曰欲復霸業必須要追立功臣
子孫趙衰有勲烈趙孟有忠義而使其宗社覆絕則
忠臣義士各相解體雖欲復霸焉可得乎景公問曰
趙武子趙朔之謚被岸賈所誅子孫無後教寡人復
立誰乎厥密奏曰岸賈作亂趙朔之妻有遺腹之子
藏於公宮其客程嬰以已子出首其趙氏真孤各武
育於嬰家今年已有十五明公如念其先人勲烈則

當立之。使趙氏不絕其祀。亦明公之賢德也。景公大
悅。便差使召趙武入朝。時程嬰朝夕在家。教趙武修
文演武。以圖報怨。及聞朝命。二人即日來見景公。景
公欲封趙武為下軍大夫。趙武泣而辭曰。臣父竭力
以事先君。遭讒臣妄滅臣族。今讒臣當權。臣父之仇
一族之恨。俱未申報。而令臣安享富貴。臣不敢當也。
於是荀瑩林甫弟荀息之子。士燮士會之子。卻克卻
缺之子樂書。樂枝之子韓厥。魏顆魏犖之子。諸卿皆
告曰。屠岸賈在側。趙武嗣位不安。請主公誅此讒賊。
然後趙氏方敢受職。景公然之。令收岸賈斬之。使趙

武就職。趙武又辭曰。臣無罪。而親族不分老幼。盡被
岸賈所滅。今斬岸賈。何慰臣之親族於地下乎。景公
曰。岸賈雖然擅殺大夫。亦為討弑先君晉靈公之賊。
今既被戮足矣。何可更滅其族。五卿已上士燮五人
又告曰。岸賈專朝命而妄戮功臣之族。天祚其忠。使
程嬰存一趙武。以報其仇。今明公止戮一賊。而欲消
數百口之冤。竟非臣所知也。岸賈本景公嬖臣。不欲
滅其宗族。見人心不服。不得已。令衛士收其宗族。斬
之。朝命方出。五卿之吏卒。喊殺振天。爭先捨入。岸賈
之家。其宗族不分老幼。一口不存。頃刻間。斬訖來報。

到頭
終有
報

北齊列國志傳 卷之六

滿朝文武及都市百姓鼓舞稱賀。於是景公使趙武就職。趙武又辭曰：臣遭岸賈之變，尚在懷孕，使無公孫杵曰：死節。程嬰立孤，韓厥保後，則臣焉。至今日，然杵曰：已死。程嬰韓厥尚在乞先封贈三子，則臣方敢就職。景公即追贈公孫杵曰：為下軍都護。陞韓厥為左班正卿，封程嬰下軍大夫。程嬰力辭不就職。景公問其何以不受。嬰曰：臣在趙宣孟門下，受其厚恩，及其遭亂，臣非敢愛生，但恐主家絕祀，故緩死十五年。今荷主公仁明立臣主，後使趙孟不絕，臣愿足矣。臣當死于地下，上報趙孟之恩，下報杵曰之義。臣何敢

貪祿而更存于世哉。言罷，拔所佩之刀，當殿刎死。太史公曰：

程嬰重義士。慷慨出人先。忍死無虧行。偷生不愧天。立孤十五載。播德萬千年。一報先人恨。便傾地下泉。精神貫日月。氣節動山川。程嬰重義士。慷慨出人先。

又東屏先生讀史詩云：
襁褓初維趙氏兒。萬金求購事機危。豈必當年面受遺。景公見程嬰。刎死嗟嘆不已。追封為下軍大夫。命趙

赤心為主 存孤報復 以雪不食 綠而自刎 真烈守哉

武以大夫之禮葬之趙武悲號不已為其親服斬衰
景公會群臣議論伐鄭宋六卿皆曰諸侯聞楚初霸
皆要叛晉降楚不但鄭宋宜遣使遍告諸國其不受
晉盟者然後伐之公然之差士燮往魯魏顆往衛郤
克往齊三使受命出朝却說齊自孝公以來國勢奄
弱不能再振桓公之業百有餘年歷六公孝公昭公
懿公惠公頃公者乃桓公之從孫也趣時附勢
於其間晉勝則順晉楚強則降楚至頃公之時楚莊
王敗晉于邲遂叛晉而降楚頃公好色雖臨朝常以
美女數十列于左右上大夫晏弱晏平仲之父屢諫

尤不 怕美 人人 安耶

頃公不從及報晉大夫卻克至晏弱來諫不知所諫
如何 批 一笑傾城昔弓弦哉

晉卻克兜腸大戰

齊侯問曰卿諫何事弱曰請屏美人然從召克頃公
不從曰美人畏克耶弱曰非也臣聞卻克狀貌醜陋
美人見之必笑若晉大國也倘笑其大夫必招征伐
之患所以臣請先屏美人而後召卻克頃公大怒曰
楚方強盛何畏一晉哉遂不屏美人召卻克入朝頃
公問其來故克曰寡君以晉與齊中國之唇齒今晉
不幸初敗于楚或言齊叛夏盟而降于楚寡君茲欲

嬌媚 笑倒 醜漢 忙走

興兵復霸。遣克請齊。示下頃公曰。晉楚更霸其勢迭興。吾齊僻處海濱。不能與晉楚爭長。但霸在晉則順。晉霸在楚則順。楚汝晉能獲霸業。吾齊焉敢不從。會卻克辭命將出。其美人見其醜陋。果然大笑曰。吾聞晉國有好人物。若卻大夫者。形古貌怪。殆魑魅之屬。耶。卻克含辱而歸。晉景公聞齊國之事。卻克對曰。臣觀齊意。將背晉降楚。若不速征。恐引動諸侯。少頃士燮魏顆自魯衛還。言魯衛皆不降楚。景公大悅。遂拜卻克為元帥。士燮樂書為左右翼。趙武為先鋒。大發精兵十五萬伐齊。哨馬報知齊侯。問于群下。晏弱與

高固。高偃之從孫。皆曰。齊與晉皆中國諸侯。不宜相戮。楚乃荆蠻之國。不可與之相親。望明公往晉會盟。免動干戈可也。頃公然之。忽一人自外進曰。楚兵帶甲百萬。橫行中國。齊不附楚而附弱晉。豈不謬哉。若能以百萬精兵付臣。臣敢退晉。眾視之。乃東海人也。姓郟。名夏。見為下軍大夫也。頃公大喜。遂以郟夏為先鋒。逢丑甫為保駕。親率大軍十萬拒晉。又差使者往楚。往秦求救。大兵與晉兵遇於鞍。齊地相對二十里下寨。次克打戰書入齊。齊頃折而覽曰。晉乃姬氏親族。齊乃周室功臣。其相為霸王以主

尊攘
這說
得正

夏盟者皆攘夷尊周之意也。故我文公敗楚于城濮。傳之桓公。服楚于召陵。世世定誓。永期相救。奈何我兵初敗。爾齊即叛。晉降楚。夫以千乘之國。屈膝以事荆蠻。豈不上愧齊桓。管仲哉。今治精兵十萬。戰將五千員。來問背盟之罪。如若執迷不悟。約來日辰時三刻。摩笄山下。兩兵一接。決定雌雄。止此。直布餘不多自。

周王定王十八年夏六月壬申。晉東征大元帥郤克書。

齊侯覽罷大怒。裂書於地。斬其來使。次日親自披掛。

出馬大罵郤克匹夫。何不出馬打話。郤克橫鎗殺出。二馬正鬪之間。齊先鋒邴夏暗射一箭。中郤克之腹。郤克倒翻馬下。韓厥救起。令解張解楊之子保之。韓厥抵住。齊侯郤克抽箭。腸出五寸。欲令收軍。解張曰。三軍耳目在於旗鼓。齊之兵氣方銳。我若收軍。彼必乘勢追擊。大事去矣。克曰。我腸被箭所傷。我暫息中軍。汝等盡力敵住一陣。解張曰。元帥者。諸將之表中軍。欲息誰肯爭先。元帥之傷。小國家之事。大愿元帥奮起神威。激勵將士。郤克乃抖搜精神。以掩心甲。兜住箭傷。拍馬殺入陣中。左衝右突。齊兵不能抵敵。逢

將
軍
胆
畧

丑甫拍馬來迎被克一鎗刺於馬下。郗夏高固雙馬
又戰不住，郗克亦不戀。二將之戰，直望齊侯殺來。齊
侯力戰，數合不分勝敗。郗克箭傷復裂，輒以衣袍搵
住。奮力又戰。齊侯不能抵敵，棄戈東走。郗克大呼我
不擒姜無野。齊頃公之姓名誓不回軍，駕馬直趕齊
侯，走入金輿山。一名單不仁山，卽今在山東濟南府
東北一十五里。下至華泉。華泉在金輿山下，時當盛
暑，馬困于渴，見華泉伏地飲泉，重加鞭策，亦不肯起。
郗克趕至，差五里。齊侯大叫天亡我也，步走里餘，遇
副將高固接住，以他馬載公，走入金輿山中。其山虎

牙傑立孤峯，特起週圍百餘里，怎見得。

唐人李白有詩爲證。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
范山何峻秀，綠秀如芙蓉。
瀟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
借餘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含笑陵倒影，欣然愿相從。

郗克追至山下，不見踪跡，欲殺入山，又恐齊人有伏
少刻，晉兵一齊趕至。郗克傳令大軍三圍金輿山。齊
將至，欲入救，主者皆被晉兵截住，內外不能相通。困
旬有餘，齊侯軍馬無糧。秦楚之救兵又不至，令高固

出見郤克言奉降表乞退圍兵以尋舊好郤克不從
欲斬高固務滅齊國韓厥曰盟主無絕人之心齊侯
若背楚歸晉足矣何必覆絕其國郤克原被齊侯婦
人所笑常懷其恨及聞韓厥之言乃謂高固曰姑赦
爾國君臣之死令蕭姬來質然後放汝君臣返國蕭
姬齊頃公之母惠公之妻蕭氏也高固對曰蕭姬乃
寡君之母也五霸樹德教人忠孝今子欲主夏盟而
質人主母是教人不孝也欲合諸侯不亦難乎郤克
悟受其降表令大軍盡收齊地之麥而歸齊侯出收
其餘兵而還 後人有詩云

山西晉地山東齊

齊乃功臣晉共姬

更霸同安諸國業

合盟曾攘四方夷

本當協力扶神器

何事參商動戰旗

痛惜金輿山下路

縱橫高積幾多屍

晉兵班師歸至輔氏澤

地名在晉地

忽前塵頭蔽口

喊殺連天晉兵不知為誰列開陣勢哨馬報秦伯

康公已死秦桓公也遣大將杜回前來救齊郤克問誰

敢出敵先鋒趙武愿往戰不數合敗歸見郤克克又
問誰敢當先魏顆進曰伐齊之兵吾未建立一功愿
引本部兵生捉杜回郤克許之顆即披掛出馬遠望

回勢好不

捏鼻做夢

秦兵旗下。一將牙噴銀鑿眼。突金睛。用一柄莫邪劍。
名劍。圖兩行校刀手。凜凜然。渾如狷翼之虎。魏顥見
 了。一時心慌。未敢向前。移時杜回疋馬單刀。殺入晉
 陣。魏顥遮攔不住。大敗而歸。本寨欲入中軍。請兵相
 助。原又說過。不敢妄請。悶悶不悅。杜回數數在外挑
 戰。魏顥之弟。魏錡欲請出敵。顥不許。只令堅守營壘。
 待設計行兵。錡出顥。思計坐至三更。假不而寐。忽夢
 一老人。似庄家之狀。又不通名。進前告曰。將軍屢被
 秦兵所困。來朝將軍引戰于輔氏澤左十里草場上。
 吾當力助一陣。必然建功。顥覺乃是一夢。召錡告其

詹德上未不是打渴

夢中之事。魏錡以為虛妄之言。不可信之。以陷大事。
 乎。顥曰。莫非此地神靈。默助晉室。吾從之。次日披掛
 引本族弟兄之兵。馬膊不離列陣于輔氏澤左十里
 草場上。杜回果來打陣。魏顥接住一陣。鬪至十餘合。
 顥之刀法。又亂。魏錡拍馬來夾攻。杜回左衝右突。晉兵
 抵當不住。披靡大敗。走上五里。杜回拍馬來追。晉兵
 走馬如飛。回之馬一步一跌。晉兵回頭視之。見一老
 父在場中結草以套。杜回之馬。顥信夢中之事。以刀
 招轉大軍。殺轉杜回。馬仆翻于地下。被顥活捉而歸。
 解見卻克卻克斬之。立顥為破秦第一之功。大軍班

師顥歸本寨是夜又夢老人曰吾非他人也乃魏武子魏犇也。嬖妾之父也。蒙將軍從父治命嫁吾之女。不以殉葬。故今日結草以報汝恩也。顥覺乃悟其事。漢太尉楊震有陰德。讚曰。賢哉魏顥。德種心苗。大須必福。其裔。賢哉魏顥。從父之治。帥師破秦。老父結草。吾信蒼天。惟德是報。又潛淵讀史詩云。作德常云自日休。循環昭報等分毫。賢哉魏顥從先命。感動翁靈結草耐。

真中報

我朝成祖文皇帝陰隲讚曰。當年為殉命諄諄。嬖妾倉皇分殞身。魏顥若非遵治命。那能復作世間人。老人結草意殷懃。不忘當時活子恩。作善由來天有報。聖賢垂訓豈虛言。大軍至絳州。景公親與文武出城迎接。怪風大作。天日昏迷。景公驚懼。忽有一魅。藍面赤髮。跳進駕前。夫罵曰。無道昏君。妄信讒臣。殺我功臣。子孫陷我。不得輪迴。我必生嚼你之肉。景公大懼。問曰。汝何人也。魅曰。吾乃趙氏祖先。公曰。吾已立趙武為卿矣。何謂陷。

北平州志卷之六 五十一

新笑
不食
巫曰
索而

汝魅曰吾孫雖立汝又不追封趙氏使我三代之冤
趙衰趙盾趙朔也百口之冤盡作無依之鬼幽奄於
九泉我必嚼你之肉而後已言罷將銅槌來打景公
景公大叫群臣救我拔佩劍欲斬其魅妄劈自己之
指羣臣不知為何慌忙搶劍景公口吐鮮血不省人
事未知性命如何

批 百口之冤出有之魏令之必申

晉士甸青年進計

群臣扶駕而歸時大軍歸朝卻克箭傷腸出不能復
收亦病將危衆卿士燮趙武等相謀曰國君被魅元

巫言
夢

帥將危非邦家之福當若何如處之魏相錡之子曰
吾聞秦有醫士姓高名緩者能攻內外之症善達陰
陽之理乃當世之名士見為秦國太醫若救吾之君
臣非此人則不可也衆曰秦乃吾之敵國豈肯放良
醫而救吾君哉相曰救災恤隣古之善道吾請掉三
寸之舌必得高緩歸晉衆許之魏相即日治裝往秦
秦桓公問其來故魏相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疾聞盛
國有良醫名高緩者有濟活之能故臣愿求以濟寡
君桓公曰晉國無理屢敗我兵吾豈以良醫救汝哉
魏相正色曰夫秦晉匹耦之國故我獻公與你穆公

晉文
有

結婚定好世世相親所以穆公三送晉君秦穆公先
送晉惠公又送晉懷公又送晉文公是三為晉國定
君以申舊好奈何文公即世文公死襄公幼嗣穆公
背義輒用孟明師出嶠山伐晉是欺吾君弱也既而
又用孟明侵我王官地名圍我絳州是又欺我連喪
老臣國危主幼也及我景公伐齊明公又遣杜回助
戰此皆秦欺晉弱背舊而結寃何謂晉犯秦也且臣
聞幸災不仁懷怨不義明公量寬如海何念舊惡而
忍困匹耦之國乎桓公見魏相言辭當理乃詔太醫
高緩往晉魏相謝恩遂與高緩星夜歸晉時卻克已

二登
為崇

死景公病甚危篤乃日夜望醫不至忽夢有二小鬼
從已鼻中跳出自相謂曰秦高緩當世之名醫彼若
至用藥我等必然被傷不如我逃入育上育隔也心
上為育爾逃入膏下膏心下也以避其攻治有何不
可言罷二小鬼復從鼻中而入湏臾景公大叫上鼻
下鼻疼痛坐臥不安少頃高緩至魏相引入察其病
症緩曰此疾不可為也景公曰何以言之緩曰此疾
居育之上居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能藥不能治
矣景公嘆曰此誠良醫也能知吾心下之疾命厚待
而遣歸後人有詩云

秦緩名世士 陰陽腹內藏 未知坐死症

先達疾膏肓 扁鵲何能過 華佗也莫當

誠哉醫國手 豈特獨稱良

高緩謝恩歸秦是夕景公果卒群臣奉其子名州蒲

卽位是為厲公六卿奏曰宋鄭叛盟降楚不可緩伐

乘此伐齊之兵速進伐鄭公曰二國何先卿曰宋但

畏楚之威而已鄭則盡心事楚若伐必先從鄭鄭服

則宋望風歸晉矣厲公善之遂拜欒書為元帥士燮

佐之卻錡為左翼卻錡卻克之弟荀偃佐之偃荀庚

之子荀林甫之孫韓厥為右翼韓至佐之至韓厥之

子荀瑩瑩荀首之子林甫之姪為先鋒卻擘佐之卻

擘克之次子大發精兵二十萬殺奔鄭來鄭成公聞

晉兵勢銳欲出城納降大夫姚鈞耳曰鄭地褊小間

澗于晉楚只宜事一强者焉可躊躇兩國而歲歲受

兵乎公曰若何耳曰依臣之見莫若求救于楚楚至

吾與之夾攻大破晉兵使其再不敢近視鄭地則鄭

可保長久之計公悅遂遣鈞耳往楚求救鈞耳至楚

見共王時楚國初喪叔敖人心搖攘楚王不欲起兵

有一公子自外進曰天下諸侯初叛晉降楚前者因

喪元帥不救齊難今又不救鄭國是棄諸侯來歸之

可統 否

此平列國志傳

五三

今詳

意衆視之乃王族公子側字子反也王曰吾知不救
鄭災爲失霸爭奈上卿叔敖已死國事無人統率是
以疇躡子反曰真天子百靈咸助虎嘯則風生龍興
則雲從終不然以荆襄百萬之衆無一元師輒解霸
業王如肯以總都之印賜臣臣雖不才敢保鄭國安
如泰山楚王隨卽拜子反爲元帥以子重各嬰齊字
子重亦楚王之族沈尹爲左右潘旭爲先鋒養由基
爲保駕親自救鄭兩國之兵遇于鄢陵地名左鄭晉
兵聞楚兵至士燮欲抽兵卻至曰不可吾晉列在中
原號爲霸國然反兵之際未嘗全勝故韓原之戰惠

敘事

公被擒秦穆公擒晉惠公箕邑之役先軫不反先軫
晉元帥爲征狄死于軍三事具見前所以吾國之霸
時得時失不能長久今遇強楚楚正當協力一戰懾服
荆蠻荆蠻言楚國也收回宋鄭宋鄭奈何一遇強敵便欲
抽兵乎士燮曰惟聖人能保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今秦初睦晉國初安合留楚而爲外敵
諸將皆不聽士燮之言各各摩拳擦掌俱愿廝殺元
帥欒書傳令毋得喧嘩但令精練器械以待出戰言
未訖忽然寨外喊聲大振哨馬報楚軍逼吾寨而排
陣諸將皆欲出戰欒書止曰彼旣逼寨而陣我軍不

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姑緩一日待吾設計以破之
衆議紛紛日夕不決時士燮之子名旬者年方十六
歲聞衆議不決乃突入中軍稟樂書曰楚兵既逼而
陣元帥何不傳令三軍平灶塞井列於寨中亦足交
戰何必遲疑書曰井竈者軍中之急務而平灶塞井
三軍何治糧料旬曰先命各寨一炊備三日之糧人
各飽食餘者支分自帶戰捷又作區處士燮本不欲
戰見子進計乃拔戈逐而罵曰國之存亡兵之勝負
皆天之意豎子有何見識敢在此鼓舌彈唇衆皆救
之不知性命如何

批 平灶塞井之軍急務計將何

楚共王鄢陵大戰。

衆救旬出樂書遂依士司之計令各寨多造乾糧然
後平竈塞井擺列陣勢約次日交兵却說楚共王登
巢車而望晉陣兵勢太宰伯州犂立于王後王問曰
晉兵爲何左右馳騁犂對曰召軍吏王曰何事皆聚
于中軍犂曰同議謀計王曰又何張起幕帳犂曰虔
告于先君也王曰今又徹帳矣犂曰將發兵出戰也
王曰爲何喧譟而塵滾滾犂曰將塞井平灶而擺陣
也王曰左右皆上馬矣犂曰受軍令也言未訖晉陣

上搶出一疋神駒馬乘一箇青年將頭戴冲天鳳翅
盔身披鱗龍錦戰袍腰懸斬將刀手提方天戟帶領
五百關西大將相從而出楚人視其旗號乃晉侯州
蒲也楚兵見晉侯親出拔寨殺來鬪不數合晉侯敗
走陷入污淖馬沒四足不能逞起楚將潘旭駕起勁
弩欲望晉侯端射一箭樂鉞大叫楚軍休得射傷吾
主乃下馬跳入污泥掀出晉侯楚兵四下殺至樂書
士燮拚命殺出救出晉侯楚公子名筏共王之子單
騎來追趙武勒馬一躲楚筏拍馬殺至却被趙武搶
入懷中活捉而歸楚將一齊來救樂書等勒轉馬頭

戰住來路忽然山坡後喊聲大振一彪人馬殺出楚
軍視之乃晉將魏顆殺來接應楚兵恐有埋伏抽轉
戰馬晉兵亦不來追兩下收軍趙武解楚筏來見晉
侯晉侯喝令斬之楚之降將苗賁皇越椒之子進曰
楚王聞捉其子明日必然親自出戰請埋伏兩枝兵
囚楚筏爲誘彼見其子痛心來奪我之伏兵夾攻準
定捉得楚王然後將其父子同斬豈不美哉晉侯然
之令樂書調兵魏錡告書曰吾昨夜夢入月宮射中
其月退下於泥土燮曰此破楚之夢也樂書曰何以
見之燮曰日者周王之象月者異姓諸侯之國若射

退月必主破楚。然予退入於泥，則亦不祥之兆。錡曰：苟能破楚，雖死何恨！樂書遂許。魏錡打陣，魏錡披掛出馬。楚將沈尹當先，鬪不數合。晉兵推出囚車，在陣上往來。楚共王見子被囚於陣前，心生煙火，拍馬殺出，欲救其子。魏錡更不與沈尹廝殺，架起一枝箭，望楚王左目射之。其箭正中左眼。楚王拔箭，其瞳子隨鏃而出，丟于地下。忽一小卒收而獻曰：父精母血，不可輕棄。王收之，藏于箭袋，大叫保駕將軍養由基由基進前。王抽二矢箭，與基曰：此箭乃西戎所產，號為穿將鶻。吾征闔越椒所得也。汝速將此箭去射魏錡。

以報中目之恨，如若買放，斬汝之首。由基領箭拍馬，殺入晉陣，却入見魏錡，大罵匹夫，傷吾主目。今日走往何方？魏錡對答未了，早被由基射中左目。魏錡眼昏，翻于馬下。由基踏進馬前，斬錡之首，並一矢箭，復楚王之命。史官有詩云：

夢入蟾宮背射馳

月翻身復退于泥

楚王果中瞳眸子

一死何由免魏錡

又一絕單道由基善射云

拍馬揚威虎下山

晉兵一見膽生寒

萬人叢裡誅名將

一矢邀功奏凱還

楚王大喜。令由基盡力再殺一陣。晉兵漸漸殺至。由基扯滿弓弦。端立陣前。晉兵懼其威力。不敢少追。相持兩個時辰。由基試發一弩。晉之步卒中箭而死。兩下正欲廝殺。日落收軍。楚王謂元帥子反曰。此來不能救鄭。反成失一公子。傷吾左目。此事奈何。子反對曰。此誠易事。容臣今夜思計。來日須奪回公子。解却鄭圍。而報主仇。王許之。子反歸中軍。思計破晉。坐至半夜。計未得就。畢竟後來如何。

批 百步穿楊 晉將怯之
由基陷于萬伏弩。

其小卒穀陽見子反憂思苦索。乃以酒進。子反辭而不飲。陽曰。元帥爲國深夜不眠。何辭數酌乎。子反乃飲之。醉而不起。却說晉兵收軍歸寨。苗賁皇卽告晉侯曰。由基在楚。決難取勝。若今夜乘其兵敗。因楚後挑戰。楚王恐懼。必然班師。若班師必以由基斷後。前去有地名號作楚矢磯。此處地途嶮峻。宜埋伏數萬弓箭手。砍樹截道。待由基至此。舉火爲號。亂弩齊射。必能除却養由基。由基一死。楚兵不足憂矣。晉侯曰。吾聞養由基號爲神射將軍。猶能背馳百步穿楊。箭無空發。且又代楚王報左目之恨。一箭單中魏錡。其

善射神箭。如此安能伏弩除之。賁皇曰。臣父得西戎神箭二矢。號爲穿將鶻。後莊王收去。楚子帶而出征。由基能一箭射中魏錡左目者。皆由此箭之神也。臣聞由基一矢射死魏錡。一矢已還。楚子矣。當今由基所帶之箭。只是兵家俗箭而已。縱有善射善躲之法。安能逃得。黑夜之亂弩哉。况此地名號爲楚失磯。乃由基身死之驗處。何必遲疑。晉侯然之。遂召樂書以賁皇之言。告知樂書。遂轉中軍。卽命趙武引五百勁弩手。伏于楚失磯。令待楚軍班師過半。方許伐兩山樹木。欄塞道路。若由基一至。看舉火爲號。方發亂弩。

趙武領計去訖。又令士句引兵五千隨後接應。卽令囚楚公子箴。在楚王寨前挑戰。楚王聞知。急令人召子反。時子反酒醉不能起。王之使相繼不絕。子反酒睡愈酣。晉兵擊鼓振天。挑戰愈急。楚王不得子反議計。乃唾地大罵。子反匹夫好飲而悞大事。遂自殺。出郤至拍馬來迎。戰上二十餘合。楚王欲挽弓架箭。郤至搶入懷心。挺鎗打落其弓。槍弓亂打。楚王望本陣逃回。晉兵一齊趕至。養由基接住一陣。令楚王火速拔寨班師。我當斷後。若待天明。晉兵大至。難以當抵。楚王遂拔寨退軍。晉兵欲追之。見由基斷後。不敢趕。

至士旬正欲殺進卻至詐曰養由基射箭如神百發百中汝後生不知兵法恐悞性命于是兩下班師由基見晉兵不敢追至以爲怯已乃親自斷後緩緩班師時當四更左側趙武在高埠處望楚兵前鋒來至全然不動及由基引斷後兵至伐數大樹攔塞道路由基至此全軍回報前有樹木塞斷道路不能前進由基問在何處小卒對曰在楚失磯由基拂然自思此非吉兆速令燃起火炬恐晉兵埋伏不便楚兵初燃火炬趙武見山下火起令弓弩齊射由基衝突于山下前有大木塞路後有晉兵殺至由基竟遭亂箭

射死于楚失磯及天明晉兵收其屍骸見由基兩手各拿數十矢箭小卒馳報趙武武曰此非由基不能躡箭但黑夜之中亂弩之下雖有騰空拿雲手段焉能脫此後人有詩云

楚將鄢陵大敗時

可憐神射養由基

背馳百步穿楊法

黑夜空教陷穿迷

趙武亦不來追晉兵斬却由基首級盡收降兵而回哨馬飛報楚王楚王聞由基被陷大叫一聲倒翻馬下左右慌忙救起令潘旭探子及匹夫酒醉醒否時軍士載子反于車上宿酒初醒反問潘旭曰主上何

以班師。潘旭大笑曰。酒醉公耶。公醉酒耶。適間晉楚大戰。子爲元帥。耽酒而悞兵機。反謂主上何以班師。子反大驚流汗洽背。正欲見駕待罪。忽楚王又差沈尹至。謂子反曰。昔者城濮之敗。子玉因喪兵而死。子爲元帥。臨大敵而醉酒。不知元帥以軍法自治。何如。子反曰。吾知君命矣。此酒亡我也。遂自刎而死。沈尹斬其首級見王。王令班師。漢劉向有詩云。

晉兵打陣亂如麻。

子反醺醺醉夢奢。

數萬兵權隨酒喪。

須知杯筯會亡家。

晉兵打入楚寨。炊其粟食其糧。一邊又議攻鄭。鄭聞

楚兵殺敗而去。慌忙寫降表出降。晉侯受表與之定盟。再不許更降。楚鄭成公拜謝歸國。晉兵班師。景公令元帥議定功勞簿。來定賞罰。此回士燮與欒書本不欲戰。只是卻至盡力欲戰。方得此勝。及晉侯令議定功勞。然後陞賞。欒書恐卻至功過于已。乃召士燮謀議。士燮至。不知所謀何事。

批 由基善射名貫列國。遭此不虞。惜哉。

晉欒書爭功弑主。

欒書告曰。鄢陵之戰。吾與子不欲。卻至堅意欲戰。微幸而成大功。今若擬議功勞簿。而進主上。必以卻至

文子
武子
不款
戰

之功為第一。吾為中軍元帥，子為上軍大夫，功反居下，豈不愧哉？士燮曰：此誠易事。若依吾計，郤至之命將喪於功耳。欒書曰：何謂也？燮曰：郤至平日鞭撻士卒，而徼同列。前日鄆陵之戰，曾搶得楚子之弓，明日必以此功奏主上請功，但令楚筮密教其誣。郤至欲同楚子約定攻晉，郤至有引馬之士，名長矯魚者，常被至笞。吾知其怨望，若挾之使証其事，則晉侯必怒而斬之。欒書大悅曰：若殺郤至，其從弟郤錡、郤犇必然報怨，不如乘此一事，誣其三人同反，則絕其報矣。二人撫掌大悅，取出楚筮問曰：我等常欲與君奏晉

功高不賞 往往有之

侯放汝返國，爭奈郤至兄弟不從，必欲斬汝建功。明日當朝議賞諸將之功，汝能從吾之計，殺郤至，即奏過晉侯放汝歸國。楚筮再拜愿聽約束。書又密召長矯魚教其證郤至作反之事，許立其為大官。矯魚歡喜愿受。欒書次日進功勞簿，晉侯賞欒書功為第一，士燮第二，郤至第三。郤至辭曰：鄆陵之役，欒書與士燮欲抽兵不戰，臣力請戰，方得此勝。今日賞功，而燮等反居臣上，何以服却將士之心？士燮進曰：郤至與楚子相通，故力請戰，欲要內外合謀，劫明公大駕，賴得諸將盡力，至始不敢行出。明公不信，但審楚筮便

弩弓
反射

知其事。厲公大怒，便取楚箴問之。箴曰：「誠有是事。卻至屢有書通臣之父王，每約裏應外合之事。故父王曾以寶弓賜與卻至。明公不信，問其寶弓從何而得。卻至忙辭曰：『楚王寶弓，乃吾在陣上奪得來的。何謂爾父賜我箴曰：吾父賜汝教汝反戈以攻晉侯。又何奪得來的。』二人相爭不止。厲公曰：『汝等不必相爭，但道有何人爲證。』至曰：『臣之本部兵皆見臣捨得此弓。』箴曰：『卻至本部兵必爲其主，不肯證出。且臣父王賜弓與卻至之時，曾有幾句言語。但問至之引馬者，便知其意。他人遠不能聽。』厲公然之，問誰人引卻至之。」

卻至
三遇
楚子
之卒

馬。至曰：「長矯魚公遂召矯魚入問。矯魚對曰：『果有是事。』當日一戰，楚王丟弓賜卻至。曾曰：『托汝盡心。』至點頭曰：『今夜准定事成。』臣止聞此二句，不知其爲何事。厲公大怒，遂令斬卻至。卻至大叫曰：『長矯魚，乃嘗被臣之鞭撻，故從士燮以陷臣。明公欲霸天下而信讒言，殺臣臣不愛死，但可惜晉國山河耳。』厲公愈怒，力令斬之。矯魚又曰：『當日卻至受弓，卻錡卻犇皆在馬旁同謝。厲公令收卻錡卻犇斬之，盡滅其族。群臣諫曰：『一日而殺三大夫，國家之不幸焉。可更滅功臣之族。』厲公始悟，乃赦卻氏之族，賞罷諸將。諸將既出，次。」

日魏顥等一班老臣皆上表辭官。厲公感群臣之言，似有悔殺三郤之心。知為樂書士燮所欺，乃密召荀偃。偃問曰：「狐欲斬樂書，士燮子盍為我謀之。」偃曰：「公為大國之主，殺三臣如破狐鼠，何必問計于臣？」公曰：「六軍之柄在樂書手上，倘謀不密，彼以百萬之兵，謀反何以制之？」偃曰：「主公明日便詔樂書操軍，主公親往觀兵至中間，詐稱樂書軍法不嚴，難掌元帥之權，喝令斬之。此時誰敢不服？」樂書死，則士燮不足畏矣。厲公大悅，遂出旨詔樂書。次日操軍，却說荀偃乃樂書之黨，夜投樂書府中，又以厲公之事告之。書驚失色。

問偃何以處之。偃曰：「計不慮始終，受其咎事到如今，元帥能保弒君之名乎？」書曰：「子何出此言？」偃曰：「明日之事，勢如兩虎相鬪，必有一傷。元帥遲疑，禍必至矣。」書曰：「然則若何？」偃曰：「百萬之柄，在于掌握，何憂此事？明日便伏兵于西晉門下，待其大駕將出，稱其無道而殺之，別立新君，誰敢不從？」書意遂決，即調荀偃引本部兵伏于西晉門下。次日上表請厲公觀兵。厲公果整鑿駕從西門而出，在于駕上自以樂書士燮今日必然被誅，喜顏未消。忽然一聲梆子响處，荀偃殺出，大罵無道昏君，賞罰不明，難作萬民之主。厲公不

尸之敢

原朝 千武 管 生十 日年 美始 及不 及不

知其由。正欲問荀偃。偃捨入懷。心斬公於駕下。群臣

不知其故。將殺荀偃。偃扯起元帥旗號。道奉樂書之

命。不移時。樂書亦到。曉諭群臣。群臣奉其子。名周嗣

位。是為悼公。悼公度量寬宏。即位之初。追贈卻至第

兄之官。黜罷樂書。士燮荀偃之職。大行賞罰。憂恤下

民。以魏相錡之子。為左班上卿。

士魴士會之子。為次卿。荀會荀瑩之子。為下卿。

趙武為右班上卿。樂壓樂書之子。為次卿。

韓無忌厥之子。為下卿。士渥濁士會之侄。為太傅。

賈辛為司空。弁糾為司徒。荀賓為司戎。荀瑩之侄。

魏絳隼之幼子為左司馬。張老為中軍謀主。

鐸遏寇為上軍都尉。藉偃為上軍大夫。

程鄭為下軍都尉。士甸為中軍大夫。

大封諸臣。廣設筵宴。次日聚朝。商議國政。六卿奏曰

先君厲公也服頑齊千金輿。山各註見前敗強楚于

鄢陵。將復先朝霸業。奈何國家大亂。君臣相攻。今明

公嗣承大位。宜恢舊業。以主中國之盟。公曰。必何為

能。振舊業。六卿曰。鄭國前日雖降。今又背晉歸楚。如

今莫若傳約其會。盟觀鄭趨向何如。彼來則已。如若

不至。然後發兵征之。鄭服則霸業復可振矣。悼公大

此平則國子 卷之六 六五

悅卽欲打文書於鄭忽有一人自外而進連叫不可
畢竟是誰批 弒厲立悼各為身謀

晉魏絳單騎和戎

魏絳進曰臣聞赤狄國黑登雲之子孫有胡兵二十
萬每每欲報父仇今不先服赤狄而欲外征鄰國大
不可也悼公曰吾聞赤狄已被秦穆公征服何為更
變又起絳曰戎狄背叛無常穆公在日則畏其威力
故所以降服今穆公已死秦勢日衰故其復叛公曰
西戎狄無親豈可不伐絳曰晉初敗楚諸侯方睦若
出兵遠征夷狄楚若聞知發兵乘虛來攻我國諸侯

必叛晉而朝楚夷狄禽獸也得夷狄而失諸侯甚為

不可公曰何以處之絳曰請得五萬兵與臣屯于無

終無終山戎國名又愿得虎豹之皮五車臣先以此

皮與之降和戎人貪和必受皮以通好如若不受則

以兵勢劫之于是威德兼著戎必服矣公善其言卽

以大兵五萬虎豹之皮五車與魏絳和戎絳受命領

兵出朝直屯無終城下諸將皆曰夷狄不懷德義只

憚威勢不如先攻無終斬却嘉甫大王無終國王之名

則赤狄望風講和矣絳曰不可來日汝等大張兵

甲詐欲出戰之勢我親自入城决然成功諸將次日

北平制國志卷之六

各圍四門將火炮木石堆於城下詐欲攻城之意嘉甫大王令四門堅守樹立木柵以拒晉兵魏絳乃免胄釋甲單騎在城下高叫誰是無終國王請出相見有事請議守城小卒各將火炮矢石亂打下來嘉甫大王見絳單騎又不披掛忙止手下不得亂放矢石乃問曰吾是無終國主汝來者有何議論請通名姓然後領教絳在馬上欠身曰某乃晉國司馬姓魏名絳字伯丹魏武子之幼嗣也吾主以汝等背叛無常故令某將雄兵二十萬勦滅爾等種類吾體仁人之心不忍交戰故單騎來問示下汝等欲戰則開城以

突雌雄欲降則奉表歸順嘉甫聞知忙令將弔橋放下來見魏公其部將孟樂忙止曰晉人多詐大王不可下城去倘有疎危吾等無倚嘉甫笑曰魏公推赤心於人所以免胄釋甲單騎至此焉有他意遂亦棄去盈甲下城與絳相見絳亦下馬二人握手歡如平生携入于大寨孟樂等恐晉人陷其主乃與五六部將各執利器跟隨嘉甫之後魏絳令取酒與嘉甫暢飲絳之部將荀家等見孟樂各持器械亦仗劍挾弓羅列于魏絳前後兩家似有動手之意絳叱左右曰吾與無終國王講好汝等各持兵器欲何爲哉於是

釋酒
兵

左右方釋兵器嘉甫亦叱退左右二人盡歡而飲酒
至半酣絳謂嘉甫曰承大王下顧講定和好庶幾兩
下不動干戈然赤狄大王名黑統彼必不肯講和吾
借汝城一過與之交兵畧定勝負公意如何嘉甫曰
是何言也赤狄大王乃吾之甥孫吾肯歸晉彼焉能
阻我不勞大軍動戰明日吾當引其來見司馬共成
兩國之好豈不美哉魏絳大悅親送嘉甫出寨相辭
而別次日嘉甫往赤狄來見黑統統親迎入殿各叙
禮畢嘉甫謂統曰晉侯以二十萬兵與魏犇之子左
司馬魏絳來征赤狄欲報先軫之恨自今屯于無終

狄甥
曷翻
有許
多禮
義

城下幸賴魏公仁明不忍絕我種類故令其來講和
汝能納吾一言備金帛往晉寨定和庶幾社稷可保
不然大兵將至矣黑統大怒曰晉人殺我之父黑登
吾與之乃不共戴天之仇正欲興兵報怨尚未動
手外父何爲令我與其講和嘉甫曰晉兵二十萬戰
將五百員征我胡虜不啻太山壓卵汝能與之相抗
乎况我等已被秦穆公征服今若舉兵犯晉秦與晉
乃親姻之國必然挾秦共伐我等能保其必勝乎黑
統俛思良久曰依吾外父之見要將甚物爲獻魏絳
方肯受和嘉甫曰不過備數十車金帛與之犒軍奉

表稱臣足矣何必更用他物黑統即備金帛隨與嘉甫投來魏絳大寨而來絳聞知出接二人入于中軍不提別話止令設宴款待二人酒至數巡嘉甫起告

曰蒙公以仁愛待夷狄息却兩國之兵故某引甥孫黑統備至金帛數十車犒勞雄兵其講和定好從公示下絳謝曰吾晉與狄乃東西表裏之國自黑登雲起兵犯界殺我元帥先軫故晉侯忿忿不悅令我勦除爾等今若奉表稱臣既來則安何必以金帛為哉此禮吾不敢受但受降表議定自今以後年年進貢不許與兵侵犯務要患難相救吉凶相問足矣嘉甫

曰司馬不受金帛則吾心不安公必受之方滿吾意絳受其金帛令取虎豹之皮酬謝二國番王二國番王大悅遂與定議和好相辭而去絳受降表班師回朝史臣有詩云

滾滾胡塵起四方

民生擾擾懼豺狼

魏莊不展和戎策

晉國安能固霸疆

魏絳還朝以赤狄降表與金帛獻上悼公悼公大悅錄絳為和戎第一之功陞為中軍司馬即日發兵伐鄭不知後事如何咏我降表絳功第一

晉師曠辨樂知興亡

盡釋荆與鄭以外患

晉軍行至曲梁晉地名公子楊千楊千悼公之弟本

是丁軍都護自傲為公子不肯居後乃先行中軍之前中軍大夫士甸告於魏絳絳令左右執楊千之僕而殺之楊千訖于悼公曰魏絳無端妄殺小弟之僕此欺弟即欺朝廷望兄侯做主悼公大怒曰魏絳纔有和戎之功便欲無端欺罔朝廷喝令武士捉絳斬之羊舌赤諫曰魏絳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公子楊千混亂軍法魏絳職在司馬豈敢賣法而私公子哉不必捉絳臣知其少頃必來請罪頃刻間魏絳果然左手仗劍右手執書將入朝待罪至午門聞悼公

軍法
從事

律無
二志

欲捉已遂以書付僕人令其申奏自仗劍欲自刎張老與士魴見之忙奪其劍問曰伯丹為何如此魏絳具說前事二人諫曰此公為國家之事何必自喪其身不須令僕上書我等愿代公奏于是二人以絳之書奏上悼公悼公覽其書曰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以無犯為敬軍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今公子楊千故違軍法混亂行伍臣職在司馬不敢賣法縱放故先戮其僕以正典刑後上短札以待誅戮

悼公讀罷其書問張老士魴曰魏絳安在魴曰見在

言言
紀律

保全
功臣
可謂
英主

朝外欲仗劍自刎臣等保奏乞明公宥之悼公荒恚
而出召絳入朝謂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司馬之刑軍
法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犯軍法寡人之過也卿
若更死是重寡人之過矣子速就職毋致稽延魏絳
謝恩復職大軍進屯于蕭魚鄭地名史臣有詩云

執刑不屈魏莊子

知過能遷晉悼公

臣懷忠信司軍令

君度巍巍邁古風

晉兵屯于蕭魚打戰書入鄭時鄭成公已死其孫僖
公之子簡公嗣位得晉戰書問于群臣左大夫子駟
議論出降簡公曰楚共王因為救鄭與晉戰于鄢陵

楚說
于晉

喪兵二十萬箭傷左目皆因我國之故今若背楚而
降晉楚知則其伐怎當子駟曰我鄭小國也介于晉
楚之中當順勢而處可保社稷若執一見決為不可
今楚共王已死其子康王幼弱不能復霸晉之兵勢
甚銳主公若堅意不肯降晉臣切以晉禍較速于楚
愿主公詳察之簡公然其說遂寫降表備金帛十車
女樂三十名即日率文武出城納降晉悼公聞鄭簡
公來降亦與文武就出轅門迎入大寨簡公曰晉與
小國皆文武之裔先君不聽諸大夫之言所以誤入
荆楚今聞天兵下降即奉降表愿賢侯上念同宗之

德下繼晉文之業。乞存社稷。幸亦大矣。悼公大悅。受其降表。厚待鄭之君臣。大軍遂班師。居數月。悼公病。召太子名彪。囑曰。吾承祖父之業。內和戎狄。外服頑鄭。今中國諸侯皆降晉。然君安可不慮危。吾死之後。汝當與兩班文武。盡心定國。不失中原盟主。吾身雖死。亦無恨矣。太子再拜受命。是夕。悼公遂歿。六卿奉太子嗣位。是為平公。是時天下諸侯各各臣服于晉。獨有楚為敵國。然楚康王幼弱。不能動兵。北伐平公。承天下太平。遂荒國政。築臺于後宮內。高十餘丈。東西數百步。上可藏千兵。下可懸鍾鼓。名曰駝底之臺。

祁覿

音持

置舞女五十名於其上。朝夕在彼飲宴。作

樂。自製數章新樂。與女工歌之。號曰新聲。太平曲。一日。平公宴于高臺。令女工歌新曲。自為擊節。賡和歌。罷下。掌大笑曰。此樂清新。雖荐之郊廟。吾知神明亦來降矣。嬖臣程鄭曰。臣聞樂官師曠者。洞達律呂。善明八音。每中夜彈琴。風雨便作。主公明日大宴。群臣于臺下。命女工歌彈此曲。于臺上試問。師曠知此音否。知音則重賞。其爵不知。則師曠往日之聰。乃虛名耳。平公大悅。命有司設大宴。次日宴群臣于駝底臺。下酒至半。平公召師曠曰。寡人初製新樂數章。子

乃辨樂領袖孤令樂工彈之子試辨其高低何如師曠受命而聽。于是大小百官各戒喧嘩。平身聽樂。少頃臺上五十名舞女。令一齊拊節而歌曰

風滿高臺月滿天

新聲透徹五雲仙

五音仙子憐新曲

祚我山河億萬年

歌罷群臣皆呼萬歲。平公問師曠曰。卿以此樂爲何如。曠曰。主公以此樂爲新聲太平曲。臣切以爲亡國之音。主公以此爲晉國將隆之樂。臣切以爲公室卑微之韻。平公大怒。問其何爲亡國之音。師曠曰。夫樂者和也。昔者紂王作靡靡之樂。聞者莫不悲酸。其國

遂亡。今主公之樂雖新。其音哀迫。使人聞之莫不揮

涕。晉室其不亡者鮮矣。平公大罵匹夫。不諳律呂。妄

誹聖樂。喝令斬之。群臣皆諫曰。子野師曠之字乃樂

官之能者。主公殺之。恐昭仁明之過。望乞赦之。平公

方息其怒。黜師曠之官。又令女樂復操新樂。令臺下

群臣皆要拊節。賡和。如有故違者。斬首示衆。女工在

臺上。復操新樂。群臣皆勉強而賡。中間獨有一人頭

戴南冠。緘口不和平公視之。命力士押于臺前。問其

官居何職。其人對曰。臣非晉朝士夫。乃楚囚熊篋之

僕也。熊篋楚共王之子。鄢陵戰敗。被樂書所捉。而囚

朝嬰
及側
之人
有君
道君

于晉者 公曰汝何不賡新聲楚囚曰臣乃南音不論
此音所以不敢強和公曰汝既楚人能操南音乎楚
囚曰能平公令取琴與楚囚試操南音時楚囚拘留
於晉多年因思故園風景及傷不見父母妻兒受琴
于手遂操數段思歸之音悲酸悽楚群臣有知南音
者莫不揮涕平公問群臣何以涕泣群臣奏曰此囚
拘于晉獄多年其操皆思故園而懷父母之音臣等
哀矜其苦所以爲之感動平公曰楚囚既悲故鄉拘
之無益不如放其還鄉何如群臣皆曰明公此言實
仁者之心也平公遂令楚筏釋囚而歸自是平公曰

登高臺荒淫作樂詔令列國諸侯各要重寶來朝失
期者問罪於是天下皆有叛晉之意畢竟後話如何
齊莊公奸淫召禍

晉之使者賈詔入齊當時齊莊公通于下大夫崔杼
之妻每欲殺杼而奪其室爭奈無計及聞晉平公要
重寶入賀莊公欲遣崔杼往晉使人中途殺之崔杼
知其故稱疾不往莊公乃親往問疾崔杼埋伏本家
甲士于寢門之外自匿于家命其妻出迎莊公莊公
見杼妻載笑出迎更不問其夫之疾遂素手相携遊
入中庭崔杼一見心中火起打動椰子爲號本府甲

士堅閉中門鼓譟殺入莊公戰驚無措踰後園土墻而走崔杼隨後趕入獨射一箭正中莊公左股翻落墻下崔杼仗劍近前欲斬莊公大叫崔杼敢弑君乎杼曰君淫臣妻卽爲奸仇吾殺仇豈謂弑君遂斬莊公莊公之從臣賈舉州綽等在外聞府中喧譟欲入救護中門又閉不能直入少頃崔杼斬莊公與其妻之首級號令諸從臣曰齊侯失德淫姦吾妻吾故並斬于此汝等合歸別立新君賈舉州綽等見莊公之首便欲殺入爲公報仇下大夫慶封者素與莊公不睦乃儻住賈舉等曰吾聞良臣不事無義今主上無

接好

道姦臣下之妻而遇弑汝等尚欲何爲哉合歸別立新君焉可與之報此不義之仇賈舉等曰吾食君祿君死不能復仇豈可再事新君而貪富貴耶遂與州綽公孫敖邴師四人各各自刎而死後史臣讚曰口食君祿心懷國憂國君旣死伊尚何求臨難不苟視死不逃千年傳譽萬古名流慶封見賈舉自刎遂令崔杼開府門議立新君忽一人身高五尺碧眼青鬚突入崔府披髮而挑莊公之屍放聲號哭曰主辱臣死今主死而臣不能效節何

獨吾君也乎哉

悉君屍暴露乎衆視之乃萊之夷維人也晏弱之子
上大夫晏嬰字平仲也慶封見其號哭不止乃諭之
日子爲大夫君死而不能效節號哭何益晏子曰吾
聞君爲社稷死則臣從之今君爲姦淫死吾何敢從
慶封告崔杼曰必殺晏嬰方免衆謗杼曰不可晏平
仲齊之賢大夫也吾若殺之必失民望不如就其謀
事方塞後患於是崔杼與慶封來見晏子曰主上失
德自召其禍今立新君我等愿從公命何必自慟如
此晏子拭淚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今主公御弟名
杼曰賢明諸將何不速奉卽位以主社稷崔杼慶封

祔尸服而哭與三踊而出

憚杼白之賢明恐其立後廢已之職乃欲別立他人
晏子堅意不從率群臣奉杼白嗣位是爲景公崔杼
慶封逃歸不朝景公欲發兵討其弑君之罪晏子曰
崔慶初專國政其勢焔焔主公初立便欲動兵恐生
不測之變不如暫復其職緩緩圖之景公然其說遂
召崔慶崔慶二人恐景公加罪不敢入朝上書辭職
景公遣使與崔慶措曰吾所不與崔慶同心者明神
殛之崔杼大悅遂欲入朝慶封止曰不可晏平仲不
誓一言我等終難立朝必得平仲誓語方可就職使
者歸告晏子晏子仰天嘆曰吾爲人臣不能爲君討

賊豈敢更誓他辭而長弑君之賊公曰子姑一誓以
保社稷有何不可晏子誓曰嬰之所爲不忠于君而
利社稷者明神殛之其他非吾敢知也崔慶聞知喜
曰平仲此誓惟知忠君愛國豈有他心以謀我哉二
人遂入朝景公封晏嬰爲相國崔杼爲上大夫慶封
爲下大夫田乞爲中軍大夫田乞陳完五世之孫陳
完陳國公子奔齊齊桓公封爲大工正賜食田邑後
改封爲田氏封陳湏無卽陳文子爲上卿湏無出朝
嘆曰崔杼弑君又不問罪反封其爲上大夫吾乃齊
之世臣豈忍以衣冠陷于篡弑之朝乎遂棄官祿出

以往

奔外國後史臣有詩云

利祿羈人少達徒

飄然脫屣美湏無

清清曾得宣尼許

一片冰心似玉壺

景公旣封群臣便以金珠寶物帶晏子往晉朝賀
平公親迎景公入朝宴于駝底臺下平公與景公投
壺平公先投一矢荀吳荀林甫之孫爲讚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平公一矢端插中
壺百官喝采齊景公亦持一矢晏嬰讚曰有酒如澠
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晉代興景公亦投一矢亦插
中壺齊之君臣亦同喝采平公怒曰吾晉爲中國盟

主方讚此詞汝齊焉敢與我對敵讚辭不遜晏嬰進
曰投壺所以助筵前之歡讚辭所以助中矢之樂又
非定盟立誓明公何必以此為怪乎公雖聞晏子之
說其怒終不肯息將有耻辱景公之意齊大夫公孫
叟見平公甚怒乃趨進曰日斜君勤可以出矣遂扶
景公而出晏子出曰晉侯驕傲太甚吾知其更不能
為盟主矣次日景公入謝歸國平公詔大夫叔向送
之畢竟如何投壺中矣讚詞取樂而已

楚靈王大會諸侯

平公詔叔向送齊侯叔向執晏子之手問曰齊國政

事何如晏子對曰齊之國政乃末世也不數代將歸
于陳氏乎叔向曰何以知之晏子曰吾王不恤下民
民心皆散中軍大夫田乞者陳完之後公賣私恩厚
恤百姓放官粟則以大斗量出小斗收齊之下民
歸于田氏者大半吾是以知田氏必代齊而有其國
也叔向曰然推此可以識彼因近可以知遠然吾晉
不數世亦將瓜分於六卿矣乎晏子曰何以知之叔
向曰吾晉政在六卿公室無權其后世君弱臣強其
國不歸于六家者鮮矣晏子曰然則二國之衰弱及
此吾與子皆為大夫不行救治何以稱職叔向曰非

我等不盡臣職然大厦將顛非一繩可維也晏子低頭無語但目視叔向二人嗟吁不已相辭而別其後

齊國果歸田氏**晉**室果入六卿

後來史臣官編錄至此曾有一絕以美二子之先

見云 百姓咸歸田氏惠

六卿皆奪晉邦權

賢哉叔向和平仲

明達先知兩國源

晏子既辭叔向與景公東歸叔向亦回復命平公惡諸侯不來朝賀盡欲發兵征討六卿與叔向祁奚等皆諫以為不可平公方止於是諸侯皆有叛**晉**之意却說**楚**自共王鄢陵一敗康王不能復振至靈王

名

圍楚共王之庶子弒康王之子而自立人材稍集國

勢漸張聞**晉**平公崇臺好色以失諸侯遂有復霸之

志問于群臣曰昔我先君莊王東征西討伐**宋**滅戎

遂成霸業及我先君 共王嗣位鄢陵一敗遂失霸業

數十年來中國盟主一歸于**晉**寡人常有快快不忿

意恨不得舉荆襄百萬之衆平吞**晉**室以削父兄之

仇卿等以為何如上大夫伍奢 伍舉之子伍員之父

進曰夫善濟事者在識時勢而已大王欲舉兵伐**晉**

以削鄢陵一恨在其時也然必須先察諸侯趨向之

勢然後乘時行事無有不克靈王曰何謂能察諸侯

論

趨向之勢伍奢曰諸侯無常惟禮是歸臣聞晉侯崇
臺好色重求諸侯之寶當今諸侯怨望晉侯皆欲背
叛爭奈目下無一大國敢受大王誠能以千乘之楚
修先王餘業傳檄以會列國列國若叛晉歸楚然後
連諸侯之兵北伐則鄢陵之恥一舉可削靈王大喜
曰子言雖是然何謂諸侯惟禮是歸伍奢又曰昔者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武王有孟津之
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鄢宮之朝穆王有塗山
之會齊桓公召陵之師晉文公踐土之盟此六王二
公大會之盛典皆能用禮相待所以能合諸侯大王

若遵六王二公之禮築壇于申

國名在楚地

布告列

國其諸侯來會者以禮相待則天下皆望風而朝于

楚靈王然其說令築盟壇于申傳檄布告列國約其

各來赴會於是不數月間諸侯悉背晉投楚者十二

國鄭簡公齊景公宋平公蔡靈公滕悼公陳哀公杞

文公薛獻公秦哀公許悼公莒丘公獨有曹邾魯衛

四國之君不敢叛晉但稱疾不赴靈王登壇受眾諸

侯朝賀已畢乃降旨問曰晉彪平公之名無道貪求

無厭故寡人以禮會叙公等今者曹邾魯衛四國守

晉不來赴會公等能助孤一陣先征四國後伐強晉

削爾諸侯之恨公等之意何如壇上諸侯皆曰謹奉
命忽壇下文官叢中閃出一人歷階而上曰晉所以
失盟主之權者以其征伐無常故也今大王欲收衆
望而爲中國盟主誓墨未乾而便欲舉兵動甲臣切
爲軍馬未動諸侯復叛矣衆視之乃齊國下大夫慶
封也靈王怒曰慶封乃助崔杼弑君之賊敢在我前
搥唇鼓舌以阻吾意喝令腰斬慶封示衆伍奢諫曰
慶封言雖不遜然天下諸侯新來投楚若初會便殺
一大夫恐塞來王之意望大王詳審靈王聞伍奢之
言俛思半晌令赦慶封之死但枷號於壇下令其自

呼曰爲人臣者莫學齊慶封助賊弑君得罪最大楚
將士卽將慶封枷於壇下使其自呼以徇諸侯慶封
負枷無語不肯自念其辭靈王令笞其背務要揚念
其辭慶封受笞不過乃改其辭大聲呼曰列國諸侯
聽我一言爲人君者莫學楚靈王之名弑君篡位
強合諸侯靈王聞之大罵匹夫焉敢數孤短處何不
爲我速斬言未已公子棄疾仗劍搶出斬慶封之首
懸於高竿言自今有諫伐晉者依慶封之罪於是列
國君臣唬得冷汗冷背面面相駭宋大夫向戌執鄭
大夫子產之手私相語曰楚王令德不務專以威壓

諸侯不十年**楚**必失國矣靈王令列國之兵先伐**魯**
衛然後伐**晉**及次日列國之君皆私逃去不肯助伐
靈王欲追列國之兵伍奢曰諸侯見大王殺一慶封
俱皆解散更若追之必激其變不如退修德義以圖
再會靈王然之抽兵歸朝不知後事如何

批 直之無德慶封自取其戕耳

總批

許曰死節程嬰之孤韓厥
係後天旌其忠趙武殺岸

賈報數百口之冤仲祖
父之仇其冤白矣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卷之六 終

滋野東昌公長少外孫國志新卷之六

交心所結深已
發好口口口口口口

